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傳

楊忠烈公傳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異時爲題比干之墓不著文辭子殷人也宗國之事尚忍言哉古今諫者多矣死于諫者多矣孔子不稱焉諫而死系之仁特筆也雖然諫一也遭逢興與故殷以殺諫亡明以

旌諫聖痛哉大洪忠烈楊公刀鋸殺之生前借題殺之死后勒追以殺子孫塗抹以殺青史邪橫以殺人心其柰人倫天道何雖然子孫賢不可殺青史嚴不能殺人心活不敢殺則亦自殺其心而已矣大哉

皇上之爲君也全給廢謚建祠賜額如楊忠愍例及生員楊之易進獄中遺筆有忠肝義膽慷慨壯烈之褒勑朋構蔽厥辜復其兄陷察楊清

職我

皇緝熙紹庭陟降赫赫

皇考詒此直臣三召而受顧命六日而白髮蒼
千秋而毅魂魄顯忠遂良國家禮亦宜之明
示履霜之戒干政之禍至深遠也

光廟之召對也諭諸大臣必輔爲堯舜亡何再
召急指

熹廟曰輔他要緊且屢目公蓋公首擊崔暨誓
不與賊醫俱生屬東宮伴讀官慎起居無夜
出又疏請擇端人輔翼太子上盡然之若曰

乘此要緊之時儲此要緊之人溢恩陳乞其奚
要緊之有諸公與聞緊命優游牝軟而公獨以
要緊之人吐要緊之論若

貞皇帝提耳告之者我

皇篤孝繼序思不忘有臣若此繼自今無復
銜天憲于我天威予用汝嘉褒顯曷斯焉初

神廟不豫公引文潞公問仁宗疾所以挫折內
侍者旋請立 皇長孫繼事 兩朝彌留末命
欲封太后鄭則曰尊以嫡母礙 太行皇后尊

以生母廢 本生皇后不宜封欲封皇后李則

曰范文正不從遺命封楊太妃選侍無恩濫乞
無謂不宜封而折戚璫于松棚揮內侍無得執
挺格大臣于 宮外與閣臣未登極卽日呼萬

歲引楊公士奇例請夜宿閣訶擅宣回 宮者
奉入 慈慶宮謁 爭端皇后几筵叱李進忠
無弄十六歲 長君股掌之上 乾清宮不移

死無處所已而逐文昇止封后無言不讐並急
流機繫之着公自宿 宮門外同駱錦衣嚴警

衛備非常何功可攘何謗可分嗚呼

光廟以公論不封鄭

熹廟以痛母不封李善則歸君萬古爲烈公疏
不云乎君幸有一子不必心憂祀國之天臣
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又不云乎選侍不
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遷
侍一移慈慶一移一號所以安全之甚厚

徐請存問選侍恩禮不薄

熹廟有極正極公極切極真之旨鼎革移宮自

是常事公又處置最平人倫于斯乎至自二十四罪之疏出始有昧心反辱者逆魏忠賢非之黨逆魏天子門生輩非之耳又恐緩公死急令崔呈秀輩借受賄通內致誤封疆而六君子遭矣公固先疏糾熊移書同鄉切責以不死何必辨何足辨聊白一不辨之心上質皇天后土再稟擬歸閣用舍聽銓刑罰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尸諫之意亦僅與道上岳武穆

一商畧告語耳遭逢

堯舜之主頻煩 天語異數優渥則比干不幸而公幸也獨計比干死飛廉惡來之徒奄然結舌公一諫而讒口囂囂開飛廉惡來不開之日古今小人不相及耳雖然皆仁也仁比干者孔子仁忠烈者

皇上不辨之心其白乃如此公嘗危言逆魏馳馬 御前曾射殺其馬斷之不早客氏旁解小不忍亂大謀異日夜半出片紙殺人 上不知閣不救爲之奈何正與

貞皇帝要緊之諭合可勝千言萬語付之姑妄
究三字中諭諭說說不恨隨者養之反訾謗者
激之此皆自殺其心而不自哀者也嗚呼韓宗
功之奸細不發一旦虜逼城下九門內外生靈
安頓何地公于疆事可謂神矣而反以府罪忠
臣義士有拊心大慟耳獄樹一芝六瓣色黃而
香日夜漸長以婆娑于桁楊拷掠之側顯絕惡
忙着手天工從容着花被蒼被蒼聖人出衆
聊爲公開笑口蓋公傷林侍御之歎也萬竈詒

竟死也二十四罪之牘既上不用其言又不殺
其身也墨勅削公于二更草疏不獲上夜半片
紙果如公言向所爲極正極公極切極真者忽
化爲極可殺之人矣或言公宜少婉又或宜彌
畧照應或又云一容妃諸語酷發璫隱急求兩
解會議之日諸大臣漠然不語挫失機會是貨
不然殷之垂燼也天地間必不可少比干一死
迎魏之方能也天地間必不可少忠烈一死楊
忠愍不請問閭臣不言也藉有言者非

而不死豈成一忠愍哉忠愍不死賊嵩不敗忠烈不死逆魏不誅噫人心不同極矣移宮則曰離間值宿問疾未登極呼萬歲則曰無故事濫封典此亦曰保護彼亦曰保護初

光廟下考選撤稅發帑則曰宜留中曰更張勿太驟公皆大聲疾呼排九死以諍誰爲照應有何調停枝梧兩解小人豈可作緣嗟乎天不生忠烈寶可盜大臣可挺格之宮外

祖宗家法可變亂十六歲長君可弁髦輔佐

堯舜要緊諭可盡委之不痛不癢之羣仕路上
大乖巧大便益富貴可長占而國家大體緊
關之際悉作秦越人旁睨則是非羞惡之心絕
而惻隱之心亦絕造物必不忍嗟嗟義子孫而
逆君父殺忠直而崇彪虎比比然也公于是時
將伯助予戛戛乎難之哉卽有賢者流落放棄
行吟澤畔甚則與公同逮同死奚望救于他人
哉人涉卬否公不屑矣公自稱癡愚冷落迂腐
拘撲人皆指爲怪物噫人不自怪而怪公從我

宗社立心則怪之從君父起見則怪之若然而虞山石堤長四十里學田八百零而步禱血書撲體長跪達旦七晝夜而雨爲循良第一公可怪也若然而應山肩挑五百里乃下漢口無子粒派入條編爲請折籲免有功德于民亦可怪也豈其然乎繹公言無使后世謂顧命之中此時無一人有男子氣噫舉朝皆婦人則真怪物也已尤可怪者云公宜死法吏而不宜死詔獄奪其忠義之實姑予慘苦之名尤怪之怪

也已繼夫人詹窺疏草泣諫知公意決遂止不
言終不少泄詹常割股愈姑辭旌已而兩子就
行狴孤幼寄廬山風雨城樓四年淒斷以死殉
姑者其夫人弗怪也母夫人同入邸見公手
疏經宵旦問云何公曰爲應山桑梓寬縣役耳
已以實告母曰子禍吾亦甘之血衣數片斷髮
幾莖頭面破矣留鬚浩然子死母俱母死婦俱
繇斯以談其母夫人亦弗怪也

史氏曰公有四子予識其二盤車滑逸走廬龍

而瀕殆洒血上書湘澤之濤皆立

天子爲改容加禮秩焉公入別孀母從容就死
故其言曰願國家強固聖德剛明卽身無
完肉屍供蛆蟲終不作一怨尤情辭藹惻較三
閭大夫過之矣夜語刺客客曰殺我無誤傷我母
其人謝而去同獄孟淑孔藏公絕筆顯純并殺
之以滅口孰知孔埋壁下密示弟藏已屍背以
出神物護呵顯純又火公血書凡一百八十字
則珠商慧而密記出獄爲脫稿敬之哉嗟乎全

以死許國自憑几而決矣故曰臺諫折之而有餘有天下者滋言路剛大之氣而聳發其精采至死不變蓋自爲社稷計哉

贈太僕寺卿前監察御史周公來玉傳

天啟壬戌四月京師雨雹公言事之始越五年丙寅王恭嚴火再雨雹朝天宮災公死事之終嗚呼天人之故微矣哉公既被逮慘掠六月沉獄七月還尸魂魄甚杳千秋藏玉壬申季冬惟其吉矣是年秋大司寇上天下死刑向備封疆亂察典仇殺公者以通奴論死刑有顯道可不懼哉自昔中常侍鈎黨殺士大夫郡邑承望風旨故郡邑之威與黃門等然率有主名異哉來

玉諸君子追削票自別擬張可周移疏草屬之
腐刑桃倩李代居亡何父魏母客之輩烟鎖蟲
盡而前有沈後有寇兩太守蕭蕭立水崖雪嶺
中望之一似古先生其人故在嗚呼此亦當也
得失之林也君諱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自浙
來吳江之蘭溪至曾祖恭肅公用門始大浩氣
鍾來玉

上登極覽公子生員廷祚廷祉三疏憫焉贈庶
有加蠲除賊誣賜鑑溢全葬僉議予謚祖允廉

公式南祖母郁氏父封御史公輯符母孺人顧氏並贈大中大夫太僕卿如公官妣與元配中皆碩人蓋異數云公劾賊魏初名進忠以首言故首禍然公爲其難諸君子正不易也龍逢比干何後何先獨哂公言之後又踰一載竟無六人言者公自踵而言之曰指名彈劾獨臣一人爲可歎耳目不識丁心存叵測公疏中二語賊魏絮絮講筵惡聲徹御座狂號奔仆願乞爲僧以酬言者幾落姦贓國有人焉其猶可制也而

半已化爲婦人悲夫初擬廷杖而免有旨再宣
客氏公疏天倪初諧前星將朗不宜使私恩小
謹俟色柔聲開訛構疎淑慎客睨魏而歎旁有
謀者聞之拍手舞生富貴乃在此謀因察中公
公力諫傳旨杖八十怡然深夜待旦就杖而又
免及官光祿不拜令旨糾大璫王體乾諭票廷
杖公至是三擬杖矣而三免福清葉師三救之
嗟乎乾坤何等時哉彈客奪俸彈賊賢等三免
杖以此知重閣權則旁竊漸杜閣臣得人則閑

權自重居斯地者可不勉乎自絲綸轉爲贊頌
腥風毒霧不可嚮邇然後知公慮遠也竊怪劉
朝典兵一事公言三不可九害留中遂寢豈
祖宗家法不許干與如嚴燭烈日足憚耶天下
事尚可爲唯言路與閹人隔絕雖汪直劉瑾不
久自敗賊魏借力省臺而正人一線之生路遂
絕然後知公慮又遠也嗟乎王聖弄權宋娥專
寵令萱蠱聽朝恩來叛童貫招夷逆振逆瑾取
鑒匪古其詞危矣無以中人參決疆場之事無

以腐豎品隲文武之才其旨凜矣權璫貿報復于言官言官乞聲勢于中貴其言痛矣不如是而忠臣義士之心不快嗾義子而賊夷齊吹枷鎖而立楊左一息尚存囊沙覆石浩然去矣取義成仁遠之日母子神相告而不語顧母卽滂母惟子有心母知之矣且生子而賀不嘔出心不已生子而膺滂不相隨入獄不已安在語不語也嗚呼七尺辭軀八旬辭母在獄日短事親日長不如是而孝子賢母之心不快邑令圯類

以入骨讒交戰呈身而頑破面死法則死
獨恨死公之後坐班五千耄母死幼女殞夫
公子流離奔竄次子祉以幽憤奉嘻其其
如是而雌奸陰賊之心亦弗快雖然天衣以快
心之事予奸賊快心獨君子爾予嘗謂公古今
快心人也見解快文章快眉目快議論快心事
快政事快見道快判斷生死快天生罵賊之舌
快先儒有云知飲食則知去就知去就則知生
死古來不肯去之人卽不能死之大剝生死如

飲食然后第一快心之事常在我獨公爲
子卽能辦此蓋楊忠愍之快地下也公十歲兒
婆娑戲綵聞長者言而快地上故以是知之者
聞恭肅公掌銓清執在

康陵時諫擊大閻顧淑人父銀臺公存仁
肅廟時直諫戍保安公慕焉旣課最考選不懇
權勢得官僅虞部久乃拜御史自其祖抗直被
誣狀且爲言銀臺公而里居朔蕭寺閑藝重地
請折安富民以安饑民離棄憐共娶禡弗無

在光祿所省糧解及歲沃五十餘萬有功德于
民宜世祀况烈死公立朝伸牧多省臺史局敢
言直諫之巍碩所師事多正學鉅儒請祀請謚
則仗節死綏與清忠澹泊之名彥持論以遼寧
爲先品人從家國起見論學宗性理大全方位公
乘八閩之驄遽丁外艱苦次相對圖書數卷已
聞萬公杖死頓足曰是以部官嘗試也舉朝無
一人敢諫此奴手滑不知死所矣亡何得正而
斃公事竟矣獨念公真能辦國事之人未可死

耳始公令三邑其大者令武昌爲井閭冊不
役貼次役則煩役而包攬絕剏廢視漕艘貯粟
如額軍不通民吏胥不通糧戶令德清軍免置
垂十餘年謀縣鋪舉火出劫亂公法公慎之
先而密擒之計船定廠如令武其令仁和刻圖
定數事竣收單杜洗革羨又計艘爲十廠收題
啟視其里兌則船視其廠安黎冊如井閭其廠
水利興學較多于簿書期會之外超然自快生
剖摘神快磔掠人之肉鬼爲披血而語不勝紀

也大都識之力倍于學急智之妙倍于長才公
本快心人快則省事快則任民嘗巡南城詢故
一牌蜂集公批人命狀一人一騎而外首告直
其事此狀中所未載者公遠抵郡士民號慟吾
郡忠介周公大呼直入西臬逮所執手罵賊脣
者欲與之同速死及在詔獄日與忠介講學不
輒不亦快乎有子情詞壯直令聞長世狀稱會
勘錐刺顯純復囓其指零落幾斷吾聞詔書衣
殺純衣不及披凍立西市裸體就戮不知鑄撻

堂張參睜眼筋斷脈絕作是觀否諸號聽記號
事件絡繹不絕取忠賢矯旨輩亦寒心骨立否
初虎丘逆祠成逆像至自杭余令客夜偵之頭
大于股裝以別函身首異處則私喜次晨令客
觀禮焉吳中大家塗金抹紅粧龍鳳糕羊酒相
賀官長羅拜若而人余則噴飯恐失笑不知周
氏兩家公子已將斬其頭碎其臂轡土木而各
醉乃公持火照亡羊有友五人焉赫赫明神能
無快乎

贊曰公嘗作論語商云余之識公自浦濱采蓮
滿船明月執手長橋遂商政事相期閉戶成六
曹書今已矣無論商政事卽商讀書不可得矣
公閱予閱卷目爲劉蕡許顥純之鍛我詞林三
人獄也首予獄辭指予日夜思圖翻局誓爲謀
主國士遇我差可謝公後死者無責乎公雖用
忠烈死而哀懷豈弟幹敏過人毅且雄厲殺賊
冥冥拮据公亦甚不暇

天子聖明封事故在死臣之言得行臣死且不

朽公地下之快未有極也

都督師復朱公傳

始王元美馮開之欲傳公公曰廉頗李牧乞太史作傳耶雖然公惡可不傳公諱先字後之別號師復幼孤年方秦舞陽召賓客笞辱黠奴集智勇籌河套異人授火龍神書榜其堂曰坐止三千客胸中百萬兵公古名將也功成解組類有道者居閩八年鍛鍊於學然以戰起家首叙戰云初擒勝方於湫浦石墩間募鹽販五百以精兵破勁倭前侍御梅林胡材公檄鹽兵屬李

所部義士隸麾下時嘉靖三十二年又二年倭
大逼于吳越畱都震胡發重兵予公曰彼以寡
擊衆深入則專此以寡擊寡擒其不意奚多爲
分百夫三道戰三捷斬賞故靡其旗功爲他將
掩冬督撫會榜破周浦巢秩金吾公取榜歸是
日庚子夜必風且雪利火攻與將士約約已薄
暮果雪火入疾尾之斬一人遲渡者趣赴水將
岸賊驚於犬持長矛刺水中有木孟蔽公首立
擾羣犬行犬爲不信布火器而返雪止風颺火

盡發諸將先犯受約則炮城不絕倭疑伏兵悉
卒烈焰中慘殺畢明自殲其半追斬海洋太破
之周御史按奇功例陞三級渝盟明年徐海擁
僉數萬圍阮督撫於是胡公手書五萬金又易
十萬金五戰解乍浦之圍不受賞嗟乎以十萬
金餉公耶以錦衣虜鼠嚇公耶世稱嘉靖之濶
貪信罰必頗著戰功然乎否耶妖道李福松兵
號數萬公徐語胡曰孰者一松急之人人松矣
雷七人可諭耳七八人受討降松詐稱汰歸勇士

三千近在澤可招松喜借士人行不數里望公
責蓋坐怖而遯於水則七人從水底斬松又明
年王直大寇盜嚴旨責胡公胡檄問計畀至
千人守五嶺公乘夜擊渡請援於大帥帥不許
自揮戈入以全師返大帥反馳役梟所部一兵
以退後爲名台守譚公綸揮役去公感譚知此
營以待直籌穴斬首左胸中鎗猶疾戰斷足
勿顧是役也於事外從滅不掩陣不耗譚幸耳
胡令戴虎殺賊公喚曰喪師者不以失律受誅

力戰者以讒口論死倭無可平之日矣胡手書
慰之抵福清卽席傳令席散敵獻乘宴享不備
陞圓川谷倭至不得營上逕賊巢楓亭冠悉平
其疾抵蒲陽計安瘡痍而梟夷兵奸人婦者讒
他枝兵以安夷心持重若此浙千總汪緒糾卒
汪奄將北兵謀不利於胡胡自入閩移公坐營
一日遣奄行急胡令賊脰王遊戎擒緒私邀王
語乃授符戒轅門無人王王徐出而代王擒緒
者已收錢塘獄以緒近憲司去縣遠而自逮奄

錫山引領受誅時浙直內變平從胡於閩胡逮
辭任偕北行旣歸里一游燕試將才第一前閩
撫王侵賞獄提公證不忍許舊帥日與誣王寧
誣我卒坐論死在閩獄八年蒙御史直之予歸
兩廣以番夷猶夷徵皆謝不赴應天撫宋三疏
而後出在京圖黜二點將太治戰艦豪門無掛
占成雄鎮在西粵陳猶僅十七事杖殺刃訟抵
蠻潘卽善巢宜導卽善伏謂具牛酒在薊鎮虜
長荔蠻狐狸等提兵降之在輪重營渙卒暨豐

王水田兵多豪占名餘軍公曰營廢將亡兵失
統曰餘今設營分隸誰餘者悉還伍老弱畱營
強壯出採輸公府一偏裨一餘給軍士士以營
爲家開種水田之令公策其變不聽已大噪屬
公定之會 朝議散兵公單車行田造圖冊開
誠訓告壯者兵老弱給道里費耕者籍農譁止
會南將韓沛賊著督撫蹇疏發其卒歸臺守公
日千百總將安歸田兵車兵皆南人月糧少於
他軍此舉係安危也尋進副戎督南兵營去轄

重六十里畱家人范陽城外不逾時臺兵以裁冗故二千里棄臺守公自府咎力請易將兩旬徑赴亂所擒首惡吳公泰等而麾下罔聞知是時公名在大將右忌公以裁冗嗾中而代蹇受過卒誅戎首故諸將多以南兵罷公一歲三擢云副戎狼山乘破舟提孱卒謝請謁以都督僉事鎮東廣不二日關曾入犯首衝闖移公鎮之道潮陽戍兵鬪於市有逃公行者公毅然曰救焚及未熾棟焚原燎嗟何及矣居恒有分疆臨

變無彼此驅車入城諭而止蓋

神廟辛丑年

也嘗曰嘻昔斬將搴旗功碌碌所可酬明主萬

二
者庶幾擒王緒斬福松定塞上鼓噪之兵撫

朝陽擒攘之卒乎公轉戰二十載石湖之戰中

火矢暝目一呼皮盡脫失其痘痕舟山之戰鎗

入左胸數寸海洋之戰鷄鳴問界直指琉球須

臾帆轉冠騎山湧立射殺倭將身中一矢嘗宴

携李酒酣舉矢折竿百步公每戰先敵被擄親

斬六十有三部斬一千一百九十有奇推嘉靖

戰將第一倭犯朝鮮閩海沸然條上二十七事
行之搜俊又討軍實閩不被患乞骸予歸擢僉
書畱都再鎮廣東疏辭甚力大司馬覆稱宜遂
抽身禮待以爲不知進退者發一大省有詔馳
驛公每出一瓢一拂一圍晚益杖隨一痴聾童
子調洞山水又二載逝于葬江寧年七十有一
所建軍功例得兩萬戶今第一千夫長而未陞
功禦倭如石墩一里涇平望之親擒柘林木瀆
乍浦長安烏鎮沈家庄等中諸洋之親斬伐叛

如李福松之執訊終公身未嘗陞叙工公曰清
可律已不可律人又曰清非難清而有爲難屢
戰却金如李中丞之千胡中丞之十萬殷中丞
之五千唾去不顧而拒薊鎮之例金罷西粵之
紹贊在獄却知交之月餽以軍行功辭三太守
之厚遺及居里孫郡守過公廬必一式終孫任
未嘗交臂也初將百夫損十三人某縣令髡一
卒充級公憤辨令黜官解役諭死南營噪兵制
府坐戮公憤其耳曰汰如是足矣鞠北兵於武

林胡縛百人將刑公入付鞫以七人論死仍感
夢言於胡斬五人未減其二所縱九十餘人皆
不去遂隸爲兵嘗立司馬門叱緹騎暨官較部
掾交讏畝公所知捐橐左右皆不許帥府犒錢
貯藩司及爲將復軍伴金額其不皦皦噭名多
類此尤務持大體大將軍薦人而不錄大中丞
厲聲而不聞閩之役按撫調兵不和勸以先國
家之急交驛如初官西粵不合於巡使戒無入
公從則喧而入問誰喧公曰彼小人焉知國體

華夷錯雜公其熟思初入獄獄吏呼公官冠以
名公叱吏跪若官也何名若犯也何官叅戎時
直指語人曰朱叅戎如狂公投揭云夙有戰傷
四時弓馬盡廢近來發熱一身行動如狂公生
平問學精於居獄炎天衣錦茹茶煮蠶爲減暮
膳居必複室不妄交接石孝廉震除夕入視日
今北上且赴選吾友朱君璣可寄服食不幸死
陳君誥可葬後二十餘年石以強項今游練川
出橐金爲朱公子納采公不受嗟乎石亦奇士

公讀書彈琴中夜以思我心肯釋人天心乃肯
釋我遣呂孝簡藩牒先得曾案授之郡勦公寃
曾遽曰朱金多易釋耳某案在且得自朱公公
白王中丞坐辟王反讞之皆不與辨西粵官廨
歷妖蟒毒前官入至歿十七人公無所覩其一
驗歟初偕胡上檻車自著頭劉慶變而杖殺諸
奴懷刃者聞有盜謀至萬戰歿朱公幾子也慕
義償亡出之獄居家籍俸予族簡書袍笏與予
孫訓子曰汝知戒得之旨乎正如趙孟視磨歎

餘生無幾爾子姓化之皆雋於行予友其孫文
學祖文孝友經濟真賢者及子綬武解登第沉
重有父風云綬兄綏弟絅純諸孫文學知雄素
陽等並能世其先著家法居喪不佛不牲婦人
幼子不送葬南兵營變距顧淑人范陽十里將
佐肩輿迎入淑人謝無公命不可官較至入別
小婦較尾公遂不別而出妾燕人也或以公言
往日已嫁朱公不可見矣輦姻家仲申翰所夫
人治具迎姨買一船歸飲食以賓抵蘇卒有婦

適姚寡公迎養於家辭曰豈得歸朱門祀妣之
先人哉以八旬老媳劉孺人矢卓節上於朝
表其閭吾友祖文母也公模範遠矣公善鑑古
嘗神一敝琴明月琴乘風飛去公曰凡人未遇
時爲人所分量正當奮發有爲則命自我立此
處困阨者一條好出路也嘗言我兩世人自有
生至患難爲一世自生還至謝政爲一世嗟乎
若公者雖千百世可也

贊曰朱公東髮從戎血戰二百有餘知幾勇退

而予庶千夫長朱人有日重壞臣爵祿輕壞臣
廉恥公知免夫 廟堂修保閭功不獲與朱阮
兩中丞戚少保同曹而議責在樞衡痛在士論
若夫世爵輕車於先生何有哉何有哉

封翁陳雙梅暨朱安人合傳

西京多循吏爲政有根抵而漢詔興賢舉能塞孝子順孫獎賚無虛歲廉能輩出夷考氏族何寡寂哉閩內益稀史氏逸之耶閩同年二何陳君世稱酒江陳氏太公諱有斐字爾仰別號雙梅以子貴初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及贈妣朱安人二何久而墓以食貧誅其親非以旣孤暴貴壬戌余與君同門已薄館試不就初司南計倉議節關議革然猶是升斗活而狐鼠索

帝曰惟爾才試諸大海蓋余與二何言孝子莫若守身守身莫若愛民愛民莫若去色居鄉而好色士無可商之操誼立朝而好色官無可商之事功恬淡則致其果樸靜則致其決如是以牧民夫事二人所以事一人也事一人所以治千萬人也不二心不二色辨在真僞刺之而痛真觸之而喜僞二何沉沉焉觸之不動矣刺之輒痛矣太公出繼母韋最後背南樓公最鑿南樓精治易及門林象川刃槐虹江達泉皆成

進士去獨用蓬萊老兄心齋並因贊序公既復
父兄兼自悲也幼携養外家念襁褓來不自悉
南懷色貌值諱日憶乎見之時摩搔韋母加嘆
處雲爲黯燭爲淚惟公父事伯兄雖酒豪自渝
乎見浦歿而罷觴見浦公仲兄也撫仲氏孤不
自問兒女饑急人難坐少長春風而米炭豪勢
噫士無兒女腸何畏乎霜雪嘗嘆人生極自得
處惟造次顛沛夷狄患難能嘗此而後可以恒
試於貧賤而後可以偶試於富貴方公辭德慶

歸粵城同旅疫作公欲歸竟歸矣然且曰死生
命也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東坡不瘳
枯骨乎豈繄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坡愛其
死我愛其生醫之藥之及旅人愈而公病公病
已以愈人猶甘之宜江少卿詣君而後動公家
濱海賈人竹木沒於颶風里見攘之公在不敢
水漂古刹視木石謹皆此類娶於朱舉二何復
舉肇可歿之日一在童一在髫曰必跡三大夫
三何泣識之歲甲子覃恩封太安人姑逝拂拭

其柩出入必告椎布操作越夕竈不黔無色溫
當是時奇市上助宗族俊英共攻砥雨濕負薪
就倉皇燎衣課讀於爨勞苦至矣太安人輒提
不誤一語大聲疾呼葺紉破裳爲密壞身
中渝綴其間不亦艱乎載陽公以來世有隱德
必跡三大夫何高州太守敏齋公以吏治江右
督學紫峰公以理學御史見吾公以直諫廷杖
故著爲教史氏曰千里之母病而孝子之心動
動心於母子也必動心於君國也此子嘔出心

乃已若憇焉傷哉母也與嘔心於詩孰若嘔心
於政心方寸耳旣已事君矣以方寸與母猶謂
之亂况以與詩文其存幾何吾知二何之所存
矣夫漢之一政德也尚其庸課功也尚其奇故
每詔奇材異能可使絕國者二何試諸瓊州無
忘三大夫之言

侍御顧公暨配黃孺人合葬傳

公諱龍楨字翼卿別號驥宇其先自金閭徙錫山高士勝四公避僞吳徵錫巖公魁正德庚午至於公成進士在

神祖朝以諫顯服官勇敢有氣剛而不折其不受小挫不卑小官二者具賢士骨嗟乎古之以左遷爲靜修以瘴癘爲樂土以刀鋸爲性命垂老投荒榮於金紫故能氣蓋天下神老識間備一旦緩急禦侮之用而後於國家凶事之益

爲不負今遷謫大吏有一潔於小官而樂爲之
乎公名御史一倅曹州再令夏邑勤事以死方
其峩冠文石霜飛白簡豈沾沾升斗者流人臣
分義應如是爾噫公去以粵闔爭壬寅行詔還
公職言者引察例公曰復職曠恩計典大制寧
遵制無倖恩爲試之役緣公事郤少露圭迹而投
劾解組寃然長者大都公賦性切直咳唾生珠
玉亦生雷霆意所不可如風濤之湧而虛舟去
來一觸卽止或曰逢公怒如逢公喜而逢他人

喜或不如逢公怒云初官大行大行俞諭祭主
府妃讒奪其嫡口駕遺命公自主祭謝恩
非長子不可使命光而瀟灑弭在西臺如授
子大杖而諭其子孝若繼母錄三重囚其二三
犯刺無刺文其一指金珥爲盜賊皆出之夫威
嚴若明神而獄沉於犴狴溺御史大夫職矣世
皆知公彈石司馬李都督然風旨依忠厚云河
東鹹政利寧歸商額溢三萬以充邊餉使不餽
薦不私譖不例其行也司李簡裝籤帙蕭蕭而

粵瑞耀以明珠舞以能詩之鸚鵡博公一笑可
得乎公檄所部無以屬禮謁稅瑞上諸不法狀
奉有李鳳與按臣同心不得執拗之旨以是
減稅額行其意新會士紳中誣被械疏什株累
謫護甚力建育材館嶺人思之大哉

神廟之爲君公常抗論權閹新甲榜百人壯之
願同死上責閹而直公萬里之外公可謂得
君然終公之身官不過令尹與生前累若死後
贈卹求乞無已不大徑庭乎要之告公翔圭謹

忠補過人臣寧爲此無爲彼公善讀書壯觀天
地間一眺晴湖已見大意不屑屑鉛槧重嚴公
稱其孝伯兄稱其友而買田給諸昆甚厚執母
楊孺人喪甚哀幼贅於黃祀之別室撫其孫皆
公大節黃孺人少習文訓儉而莊異居勤餽遺
迎養精鮮腆以簪襦宴嘉賓以置貳開哲亂母
氏卒而遺金曰黃之橐顧不得私又黃孺人大
節也葬荆溪君山在小公篠嶺下予登絕頂宿
自然菴一夜聞獐鹿聲公寢處其間可自娛山

祀袁府君抑古骯髒不屈撓強項賢吏也又可招而友矣

贊曰予不識公雅負能知公孔孟尚矣吾人當學子路孔孟之名美庸孺侈言之欲爲子路非壁立萬仞不幾也自叔季多偏至之材而士大夫好中庸喜緣飾不知三代以上各詣其至而隨性之所近故能動天地開金石務蓄力而珍氣蓋聞諸陸務觀云吾輩儒者當有大畧曠然無疑於胸中勿効武夫俗吏局故常以此傳公

庶幾無失公哉

大叅中瑜顧公暨元配任宜人傳

公家江陰白鹿鄉徙長涇寓錫山東亭再遷涇
上封翁雲竹聽尤村數十萬松生而哦詩彈琴
其間山川皆響歎則樹三兄弟坐以涕濤樂魂
魄蓋嘗被髮吳越不以家挫故逼殺兄之盜又
嘗拔母烈焰中倉遽出賈人金與火司爭然諾
既貴低頭阡陌提藥囊活窶貧饑糜瑾櫓與徐
宜人對噭糠粃而以精繆進鳴玉公侍病則幾
蟲攢衣不解帶古行義君子也公爲雲竹冢子

與父肖德其父曰自簡中有鑄邪丹書中有鉤
吻其子曰當官不知有家居家不知有官其父
祀醫聖祠所事餘姚諸公其子三從見龍涇陽
雲浦學其父合色脈察律聲辨醫要其子有理
人讀其父好琴好詩其子丹飲其父徙宅避集
侮其子強項中權諫其父八歲知醫其子右捉
筆左搖扇病左耳不聰憲公病目父代之明病
耳書代之聰醫目莫若父醫耳莫若書遡其先
守誠公却夜色而晨舉子是以鳴玉生有潔癖

既舉公封翕聞啼費之鳴玉歎斷擔荷戲辭雨
風漂播勿恤也傳文學楊舍龍城自公始有集
人傳政事慈谿歌之荆豫尸之延綏之役金幣
勞之以死勤事五過括蒼括蒼哭之遙聞聲而
思西蜀盼之傳出處以壬辰進士自守令歷部
臬所至有聲一再出山乞歸不允或指鳴玉像
而悲然歸自乙巳娛親之日長可無憾文尚氣
格政尚典型是可傳余聞諸仲譽震客二徐平
徐江上奇士也嗟乎今不善牧民者輒題之曰

父母而古善活人者反名曰秦越人豈秦越人
真父母僞耶嗟乎治人者未學操刀而割太倉
令淳于意不爲人治病豈吏於民自不病乃病
耶謂生人乃殺人耶或又曰秦越人貴老卽爲
老人醫貴兒卽爲兒醫無特攤所以秦之越之
歎然則賤老將孩之耶賤少將耄之耶噫嘻天
下所以思秦越人不思父母誠治吾病而已與
其父母我也不如秦越我也與其父之母之斯
毛囊弗屬越人如秦之體之而竊譽相知此謬

蘭封翁善治傷寒公亦然大都小民不可有疾
容士大夫不可有喜色士大夫喜小民戚矣治
寒亦宜治熱治人熱宜治已熱衷道熱小民衆
矣居鄉不可無熱腸居官不可無冷腸居官不
冷居鄉不熱矣如慈谿苦里解苦催徵苦礦使
苦繫累苦奸書苦簿苦期限苦堰苦潰堤苦
坊役供億南昌苦宗債汝州苦游饑苦盜苦渠
道不通苦解戶苦買米苦暴斃延寧苦不宿飽
溫處苦海盜嘯聚苦流民雜處苦保甲不斷行

苦內地接濟苦缺餉通糧苦海口販苦城圯皆
寒疾也公去其寒卽去其熱正喜偃蹇傲骨不
作熱想耳慈谿之人曰邑治踞浮碧山形勢未
合徙之麓蹟成而民不知南昌之宗曰豈於乎
明之以讓基於欹開之以平釀於奢誨之以儉
汝之人曰孰分道而給民於家孰隨役而受糈
以官憲海內祠賢良者凡幾祠扁鵲湯陰一墓
而丘祠下有草可以已疾也公能已疾慈谿名
誰惟房琯至公祀才四大止弭督餉之役捷聞

者八其去也一弁拔刀刺臂金錢大集俄而歸
然廟貌立矣並傳任宜人任宜人自足傳非以
公傳蓋余前所言子父之肖也其父入病家鬼
遁逃其子長揖不拜礦璫其父封室傍之塚不
權子母而貲參芝其子飛檄平南國允運其父
黑龍掠蓉湖之舟返風迴彭蠡之艦其子采石
江邊人馬墮而忽躍固已奇矣其翁畫唐夫人
乳姑圖其媳訓行之其姑粥糠粃餅豆漬其媳
暑不箋寒不爐間寢高堂夜分綯績生而蓼集

卒而芝枯捷不及聞悲哉茹荼仲子孫綿謗諸
父又問談氏姊如挽之懷中別之乳上長蹉霽
高堂之色銜悲調同室之歡其詞痛余讀而悲
之望之宜人父也學夫宜人大父也十三來歸

甲戌始稱婦幸哉有子公諱言字尚實別號中
瑜敎子義方與次公文學白首驩所著有恒齋

稿二卷

史氏曰始太公操粟出卜醫平讀乎讀吉然封
公自名醫公自名史公之爲史也以膽智善療

危症如遮說間行璫不出於途鎮定海軍於倉
卒濬渠救荒全活萬計非受禁方何以有此繇
斯以卜醫詎不吉哉

李貞母傳

三從先父猶之先河後海也重本也父嚴母慈將爲嚴君焉吾宗長者二水公諱璣洵嚴父也乎哉居恒述我家位列上卿公堂菜食建言待罪橐滿四金士寧窮餓以死勿行不義子女則之允壇卓于庠而李夫人爲賢母母始歸李曰王霸之詬容于令狐子也妻以言高之終身偕遁桓少君更著短布裳頌義不衰况補紉錦饗茶所自茹也爾丈夫家于常館于吳徒行不楫

無忘夙昔所不慙于兒女子也既舉子仍枝其
析產也母寧椿吾子李大夫不可然足是者足以
章教而正俗大夫諱應祥字善徵別號雨亭其
先辭封不拜

高皇帝賜田邑之陡門里諱元丑而沐齋父子
世精理學生公先娶毛孺人卒母猶逮事孺人
楊歿以禮終公督浙餉代之子毛孺人遺子女
三代之母公令臨海遺愛世祀爲郎九年出按
藩臬擢秦督學勇退急流母佐之廉于官益余

往年游鴈蕩過台兵大譁父老言曩者公召隊
之長各予大鑑一聽剖譁遂定此一端若徒步
躋二十里外宿莽蒼蒼之野惡溪暴漲而不驚母
也勤身卑約匍匐側助肅括以雍亦足多矣公
歸自秦且病母戴星掖行望前輿泣數行下居
亡何傷瘁不療從之楚臬江風夜狂舟飄六百
里奔集一江渚母于江水混茫中窺隸夫將掖
之叱而去始登嘗兩過錢塘不識西湖數十載
居梁溪不陟龍山母生而嫻于禮者也甫三四

齡不雜乳豎嬉故官舍步武內外之聲無相接
嗟乎李夫人仙源自言六十年不一面赤終身
未嘗戲笑禁公家法如此猶歎范忠公不可及
宜二公樹品之卓也蓋至闢華組弄柔翰工篇
什將奏諸房中肄于風雅俗流失甚矣家無半
臂則賢房太尉不逐時粧則賢崔樞李母雖笄
憚者流貞心亮節以翼諸孤厥惟艱哉其子言
之不若非其出之子言之非其出之子言之不
自知非其出也長公太學延枝述母訓曰而長

也吾從子次君文學茂枝曰待吾母戚屬與已
父母等故日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均平而專一
也雖然均愛也不均嚴猶謝世俗譏爲名高耳
寒夜篝燈燭且欲泣母操作佐讀曰文藝末也
而祖辭爵受田而曾王父而王父辭官受經而
父六載爲令清畏人知家法具在於是少長聞
之咸式穀焉母貴而自乳十七年免仍枝于懷
與伯仲競爽其訓曰工文字不如謹規矩佞佛
不如積善多財不如儉用刺繡不如紡績類有

道者謚貞母固宜余一見母梁溪再見於叔氏
窮巷中叔亡以歛以殯哭盡哀若是非難也待
伯仲之母黨如已父母兄弟是以難也

論曰余樂道賢繼母事然傳記所載有兄弟爭
死以一言寬前子卒兩赦之尊爲義母者有辭
繁臂之珠吏垂泣慰遣母子與夜光俱明者有
親調藥餌詣縣自罪如李穆姜者有令其子衣
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魏主復其宗
如芒卯妻者有盡讓產與前子令已子遊學如

余楚妻陳氏者讓產非中道也處瘠難矣要以
諸母履變李母守常諸母之子賦性殊而母三
子皆賢唯常者可法賢者可傳遂援筆識之

陸貞女傳

貞女陸氏父嘉仁居長邑汎河之東偏世家齋也以貧業農貞女十五萬曆廿九年受徐學博士廉聘許配幼子汝鑒越二歲鑒病女遙聞不起裁縞衣訃至服之絕倒絲是日不出聲夜不解帶食淡而已疾謝禱醫恨不速來隣嫗因父母微諷之其家時督紡織勞苦之爲伊妹治裝及水之泮迨其謂之女閭聞知貞守三十年會翁遠歸入門拜謁執媳婦禮次日奔夫墓悲號

動地翁春秋高八十餘貞女勤紡績親箕帚代汝鑿以子當道旌門郡邑志焉赫赫王言以待大諫嗟乎作善之報徐學博古君子入十年間修如一日云服官兩邑再與於陟明念故園松菊不以山陰萬卿玕易也歸歟歸歟子若孫莫不承其三世清真好學與之居處如游太古而又報以陸貞鑿爾女士柰何不行善徒富貴乎哉士之進也比於女貞貴有守也貴有漸也二年而許死夫三十年而事耄翁異哉不歸於

縞衣升屋之號而歸於星霜頭白之暮得正而
斂焉事我地下之人快矣修身以俟焉事我地
上之人快矣於是汝豔哭且歌胡然而哭也見
二年之婦也胡然而歌也父今生我始見三十
年之媳也見雖天無憾史氏曰吾渡錢塘貞烈
不勝紀曹娥女也最著有娥旁祔幻者七八齡
皆孝烈予常寓紹興大善寺寺祀肇興夫人初
以扈駕助征封然夫人亦女也梁天監誕於錢
其父大興富好施妻沈夢梵僧持明珠授沈吞

之女生名善娘絕葷及嫁仙逝勸父母捐奩造寺旣用陰兵顯又見夢唐武宗今寺僧嚴戒律其持酒肴穢辱則死及之劉生借寓夢旌旗劍戟簇而入與夫人升殿叱曰我出征十三年乃歸速去生不悟又一夕夢將軍擊其背死丁巳戌午間吳中兩周生挾不潔以入一死一瀕死禱獲免聞者懼焉嗚呼生爲貞女死爲明神可忽乎哉曹娥亦多奇騷折祠中花枝自反接於樹勝國時醜女子禱而改其容類此也

高士樂耕曹公傳

予讀桃源記，哂漁郎逕歸俗漁也。太守訪道里俗吏也。山中無曆日，何問年華？逐酒殺長子，孫皆俗侶也。意其寓言耶？曹太公不卽名名，卽之人亦有言，醉不可及，狂不可及。今觀太公歌，亦不可及也。曹七燈第公獨隱而骨諸貴族尊爲六兄之則豈在踞胡床吹柯亭，留奕氣撲眉宇，不俗哉？其山川與人物相得如風水之適遭然，故山川之精神不出，卽人物之精神亦不出。如

曹太公卜隣三茅疑有雲霞覆其上夫名士必
莊士乃有待潮錢塘對月獨飲客亦携杯酒盡
無一語者皆有所自得也子新寒夜起覆酒缸
或笑酒自不冰先生病寒乎子新日人病酒可
醫酒病不可療也予謂不如曹太公何也太公
嘗酤酤而出游則酤敗矣忘其酤也非忘也曰
世間不可醫者俗耳豈有訂爲紅友字爲黃嬌
可成敗論乎太公之於酒不以成敗論也相天
下士亦如酒當其贅於里里負益羣留贅也而

加親性好客貧不謀侑酒謀代酒者茗也而加
醴好歌衆歌獨歌醒歌寤歌舉按偕隱歌雞鳴
子孫多且賢歌螽斯仲叔季不入市不謁宰施
及文孫歌燕翼凡此者宜歌也而歌遇不平事
宜哭也而亦歌歌之義大矣何計乎死生哉歿
三十載而思又千百載何嘗不思亦何嘗不歌
耶知生則知死何疑焉至孫乃葬始公不發於
子屬孫父之師之母之除旦課文撥筐遺社卒
大奮明廷晉陟清華歌曷旣乎公諱孝本字浪

立歌良苗之懷新也子可明天啓垂成進士太
公曰吾歌待子而永矣

紀孝子傳

予閱漢董孝子傳爲母報仇章帝義之赦而釋
議郎顏其地慈溪溪不以孝而以慈善則歸親
漢家意思深厚嗚呼入爲孝子出爲循吏竭知
盡能以効之民所謂善歸君也司李紀公諱汝
清字廉卿自濟南再徙文安世有顯人其父鴻
臚公大統題壁云有子心先足無官身更輕蓋
云俠矣閑嘗呼盧自得賓朋四座雜以聲妓公
如弗聞也者苦讀書閔安人久于疾童而視之

謹益自謹其身旁絕勝牌十五補諸生庚子舉
於鄉丙辰令宜陽繁調臨寶公之在宜陽也墾
荒建倉開渠減賦暇引鎭藻之水環城栽荷間
井悉樹桃李日俾宜民採食于近取材于遠貸
而不書單騎衝雪感神鵠爲捕蝗齊廚蕭然餘
鳥雀糧其治臨寶首清盜案臬寮屬三老子庭
始徵戒無羨羨則召還之地當函谷之衝治城
濠募壯勇枕戈以待惜乎齋志歿於是公歿七
載矣公之子孝廉紀克家甫官泰安州知州奉

日臣父紀汝清弱冠臨祖喪迺寒血凝冰絕食
七日抱尸僵臥草蔬廬墓三年臣祖母沾危疾
臣父孝感羣鳥夢神授藥病少間已葬負土龜
繭廬墓如初河水暴發乘葦桴築堰墓獨完安
天子下璽書褒異風顯之予聞鴻臚公兄弟七
人咸父事之孳孳講學執親之喪不襍浮屠獨
宿十五年殆篤行君子歟萬念者一念之所積
也萬年者一日之所積也生天下萬世者生一
身之所積也莫勇於一念故孝子積念莫長于

一日故孝子積日莫艱難瘠痒于一身故孝子
積精間以示人不之省也復正告之曰居官而
好色無可商之功名居鄉而好色無可商之道
德居家而好色無可商之心術公之孝子親能
于官自不漁色始嗟乎天甚愛孝子君父甚愛
孝子故旌孝者天與君父之大賞也君賞之焜
耀史冊生則以子上書予父贈六品京職予二
母及妻贈安人予在籍調理歿則以子再上書
予褒予掉楔天賞之山居而石子種瑤夜行而

飛鳥銜火鑿地而金泣竹而笋破冰而鯉哭
而鶴鼓祥練而鴈來玄黃之鳥集樹而候哭止
雕胡自生鳩鵠自去燥地而湧泉春花而冬榮
一禾而九穗尤异者墓火而鳥獸濡水毛羽滅
之凡此者天所以示勸也蔡忠惠公曰三五之
世忠孝繇性三五之後忠孝繇勸勸之尚不能
况不勸乎勾龍弘道廬墓春秋高八十髮長丈
餘信宗幸蜀過其第坐亭中巨石回鑿再幸賜
錢帛衣服甚多復租賦三年凡此者君父所以

勸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錫類於同人易盜賊爲之束手其錫也異矣錫類於盜賊易虎爲之弭耳豹爲之環臥獸爲之撲鹿鹿死獸亦匍伏死其錫也尤異矣且夫善行無轍迹公青詞下鳥古空中三大星何異乎其營墓古金鄉魚臺縛草人止桑林中母柩在焉何異乎墓故無恙古日渡塘澗大雨雪斂裂血流以漆塗之水夜至而不齧何異乎嗟嗟徐仲車自哭母耳呂濤聞之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爲公泣也視

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何以異哉足爲之屈杖不能起辱然耳可與虎豹同寢處此之謂神勇矣莫雄于虎也弭耳不敢動虎之神離而孝子之神完何以孝子之神完慎言語節飲食絕聲妓孝子能而虎不能天必張此毒獸于墓不示凡民而示孝子尤天懸孝子之大戒也陰玄之臨哭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鬼神助哭莫雄於孝子也虎與鬼豈能助之哉劉元城一生不妄語死則雷轟于壁其神不外耳大丈夫不自

雷而雷驚之不自虎而虎尾之奈何不保身豈論年哉若紀公可與結大年也史氏曰漢詔孝弟力田廉吏三者生人之本是以尚經術營職業澤及區寓邊垂長無事節義淳孝友之倡也蓋自高帝文景武以來所風厲久矣至光武一振起之耳有味乎紀州牧之言臣雖甲乙不同榜而父母則同恩節孝則同理上以孝治天下紀氏父子有循聲超然遇之資格之外表厥宅里俾吏道趨于廉平教化章顯規摹宏遠矣

鄧季子汝南傳

季子鄧汝南城東張香橋人性不好色予常有
言色身之力薄事君必不忠色身之膽寒交游
必不信諱諱戒色蓋勸孝也鄧子不好色有其
質矣十九娶孫氏少一齶親命立遣之其行事
似過然先與之約既遣終身不要亦可不憾里
人傳吮癰割腹風風雨常在周季子祠既臥
病於家或猶見之祠中耀以明燈親嗜肉神者
告之鄧子之神乎神之神乎抑見者自有神或

曰神光燭舍憐疑失犬異香滿室父病旋瘳所謂見者自有神非長齋耶嗟乎鄧子之外惟四璧耳像於家哭於墓斷酒一介不取預知去之日去之日以親像屬同里孝子若曰咨爾鄰比念他人之親豈不知事其親人人知事其親而孝子瞑矣史氏曰有小孝有中孝有大孝孝豈有大小哉量力故可久久故可大庶人之孝如鄧子可以風矣宜吳人祠之不絕也

永平鵬南韓大夫墓表

韓公之去吾邑也幾二十年所矣何武之思不
置口如一日也噫公真循吏也哉昨歲已巳其
孤某以誌狀來請曰維吾先子承匱而邑也辱
先生知意當不朽吾先子也敢以表請嗚呼卽
微誌狀吾寧不習公公初爲青浦令以治行高
等遷長洲長洲饑積牘牘數倍他縣黠吏欲以
事嘗公則爭牘緩急持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
而抵緩者地曰胡足潤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秩

汝矣吏咸吐舌吾郡遭大祲後賦役苦懸徐中
丞來請 肯力行限田檄下公首任其事履訟
躬度凡詭宕者分洒者一切廉其實而董正之
悉遵 會典例所益公田三十一千四百七十
頃凋瘠之餘無罷于奔命矣始公之訊訟也掩
左右掖洞開重門曰令偵我者無所容也其命
攝也直書訟謀曰令被攝者知所繇也兩造具
各識以標一去堂皇數十武彼此質詞不得相
聞摘發無慮者吳猾胥爲上官刺事陰修慘按

得其狀悉寘之法未幾以五年最僅調民部居
三日轉餉薊門便道歸省旣告竣改樞部尋晉
郎是時建酋匪茹撫順失利東鄙蕩搖三路敗
衄而開原則全遼門戶要害梟帥歾于戰畿輔
震驚主爵以公請拜 命往疏陳元氣當調人
心當固軍屬當優瘡痍當拊慰虜當聮城障當
藉錢穀當覈偵探當明又言召募有六難有四
易疏入奉 俞旨發帑金公遂就道抵關五十
餘日募官兵于六百馬六百五十未出關而開

原又報陷矣公怒髮上指誓以必復柄局若尼
之惜哉則請以萬兵救金台失白羊骨爲爭開
鐵計不許則請駐鐵嶺佯爲修救乘西成參
取資軍糈不許則請令三總兵各率輕騎付之
一炬亦免資敵又不許公度無可爲憤欲絕士
何委以監收海運公卽親往蓋州套遍歷連雲
島北汎口三犋牛旅順口等處凡險夷遠近勞
佚久議不決者不匝月遂定已又請增設遊擊
領陸口護益州糧儲有事則移海州爲聲援再

設水兵防三岔河扼險防盜爲勦奴泝流鴨綠
之備條上悉格不行昔歲巴巴虜突犯內地公
全家罹其害公之弟以罵賊死長君捐金收葬
其尸忠孝之氣上薄雲霄公親弟文學原性率
子弟守榛子鎮累月不下賊恨而磔之天之所
以全公與公父子兄弟所以報國可謂兩無負
迨虜退奉母歸咸義而壯之嗚呼離離孺子孤
竹之光貞珉不易奕世之芳然使蚤從公言虜
安得逞當時

熹廟御極以邊才薦原官起用公不拜今上改元旁求文武公當不次擢會卒弗果嗚呼不憖遺一老惜哉抑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公之德何以知吾知之桑梓而已矣夫公所談者兵所牧者民而皆格格與時左我何以表之以所知我所不知遼山遼水其必知之余故表其大者他見于誌狀公諱原善登丁未榜

羅陽劉先生墓表

天啓辛酉羅陽劉翁葬武丘鄉之先塋余固宗
壻一侍翁於問涯敢辭失翁僅文人也哉就論
文翁之文固難言翁曰六代之麗朽其志溺故
其筆卑其精荒故其聲散大都擇力之謂才古
今文總患弱耳唐昌黎一強之翁再強之滋芳
艾穢時化變易將何不至是謂強而陳言去今
夫天好作好奇好新唯其能之人不能强其文
而奮擎與蛟龍攫攀雲霞共語笑雷風噪而動

之勢然一落造物之窓再織天孫之軸雖縞蔡
不若而况山龍華蟲九文之盛是以翁文皆自
造不極奇不止極其奇亦不止漚緩單弊詭譎
索氣則惡之累百篇一機構則薄之將爲龍其
尾不化則悼之與古人同美好因其彫幾而必
與鬪精色讀書破萬卷履行天下必以牒隨而
軌轍不出周秦思曰季王歎季子左倚五車韻
方其書安在西京以下誓託弗遺最恨才情恣
法律衰流爲謳浪是以力開新體應機益涌精

味高邈二三名家直發齒吻形容不知誰元美
誰北地然猶遙精覈于魏季朗質疑義于郁人
文謂于鱗曰襲至一論再論而晚年著述又恨
不使見坐白眉于吟樓呼小友于門弟從孫參
憲達生甫髫刻苦讀書性至孝翁白眼視當世
爲之一青意翁幼好弄師輒謝去而四齡成誦
十歲能闡顯其文汀州公固非常之公亦自非
嘗將塾師知公不若父父知公不若公自知余
君房曰古人得全於不好兼今人失全于好兼

公實兼之不獨賦也公不奇於藏書之富而奇
於擇言之精不奇於茹物之弘而奇於鍊格之
質不奇於骨法之嚴而奇於神理之靜其人不
奇於曠而奇於莊不奇於無所不工而奇於多
所不可諧以笑世矜以律己公自稱獨不好色
色不好誰堪好者其所好特寄焉以簡寂爲文
譜非元美于鱗子約子循淳父思靜季朗紹卿
人文如自傳中所載者不交悅禪杜關白鳳集
于房先徵也夫楊儀部金綏寧翁垂老不忘追

琢事汀州耄而孺敬共老姊手整其先神明譖
謀傳篤行者舍諸借謂一行作吏六徙官未滿
考仕不十載翁棄之不得如滑稽諸譏謂笑人
主前而並其質哉當其凌風島嶼何暇問升沉
於海若瞻濟源濯足淇上陟武當禮泰岱以詩
句賞江山卽宦橐已滿且夫遇事輒發英挺不
需忍坦罔設備不躡何爲剛者欲相凌不能柔
者復不敢狎仕宦最得意之境何嘗一日磊砢
哉予獨惜公能于其官而徒潔之以一丘一壑

耀之以千箱萬帙壽之以四十年高文典冊國家曾不得材臣之用大可念惜耳金馬碧雞遽貶駢馬之駕八閩茗雪復返慈烏之廬大梁平藩河北縛寇擲官謝謗以罪爲功然則諫院必無逆鱗寇至必無纓冠藩黨必無計擒姑默默焉惠奸滋蔓而後可幸無過乎翁實政事才奈何空令文章顯公言宋之讐金雖百敗百亟而不可已者張浚終始主戰守主恢復奈端玠不協驟戰以敗浚懷而猜以專禍不切中邊籌

哉讀崇政論古之治如春日非不生枳棘蕭艾也芷杜蘅蕙皆得其養今炎炎夏日矣禹別九州之土未嘗謂江以南土上也三代國於三川之間雍冀之郊土人掌土化以物地相宜奚必東南乎雜之吳賢讚中歿可祭于鄉矣嗟乎一日之政事卽千秋之文章公能于官則惟能于文其言政也竊比善御者不詭輪不佚轡不終日馳逐行三十五里而止矣非馬不可千里也恐疾而失其節度也謂卽公之文可其言文也

使坎未盈豈能強決意未畜手能爲之辭乎謂
卽公之政可政而不知者謾焉譽也文而不知
者譽焉謾也原本經術俟之子雲故曰翁之文
難言余竊怪知公文不知公政知公博洽著書
不知公精辨詮理特表而出之昌黎之文無不
驚誦破除强寇胡不聞焉必練於事辨於官師
之財則學可以致用不爲無益于時公自狀也
哉起公于問涯相視莫逆矣

南京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後川段公暨
配太安人李氏合葬墓表

神氣無不之也無不之地奚表大節存焉爾識
大賢者事非其人文不能顯如其人事辭勝而
品格晦矣外者可作也不受譽亦不受晦後川
段翁三秦偉人也予同年中虛韓比部函其子
欽等狀乞予表墓氏族也官爵也生卒也誕育
也有言之者矣公諱補字希仲號後川三試輒
首輒餼亦才人位置耳然十二而庠十五而餼

則蘭州噪甚曰夫夫也是晉陽世家洪武以錦
衣侍藩封家于蘭者裔也是封補山令敏南
陽守堅世有隱德如曠如椿如增有子補勣勣
其羽也先後登進士榜若而人至續暨補一景
泰甲戌一補隆慶辛未二十三舉壬子涉大江
攬金焦看劍氣以壯其筆又七年成進士今其
子銓舉癸卯欽舉丙午銓舉己酉鏘舉戊午鐸
貢丁卯宅相如韓比部足稱矣余所論次不以
官亦不以世公之能處喪也孝廉不虛耳登第

而思思而哭哭罷而又思無胎一路哭也可以
自吾親遂收淚服官士固有志所在以勤事祀
歿祀于鄉果含笑怡觀察地下也屈于位嗇于
年誠不以令名易嗟乎興利除害有功德于民
則祀之脫一艇之官不知令所來超遷去國不
知令所往灑然琴鶴何有哉悲夫吏道之薄也
不立誠不擇要公于是治曲周之釜陽河余嘗
過磁州除道沼荷夾岸三十里爛若錦遡流折
永年曲周奔千餘里達于運市賈噬其吭永年

睿闢迺訟公許闢時啓閉長年與田畯僉便之
未幾有鄢米口之決公晝夜乘障負土寘新水
道理孫學邯鄲步也懼失故步上千官如農有
畔矧代之郵且黃池裁而協如故歲千二百有
奇參天之發作常儀的乎公片言剗革大都持
體要重而出之夬而決之事上官不徇不忤務
行其志讞獄持平而已于鉤距未數數也媚天
子媚庶人彊禦何畏焉亦不以驅陽鱠故廢造
請尊賢友仁俗物自去吏也不俗人焉得俗之

羅雀而忘其寂門可常關臥雪而忘其寒釜可
常冷日夜計過而忘其勤苦鬼神可常往來奚
知有俗物哉河間則濱河莊縣也邑田下下行
者飛鴻居者鼠角莫適雌雄公履畝所至清匿
田五百餘頃登于額荒田三百餘頃咸就疆理
劬勞來宅者可二百間種馬俵解匹金三十五
公自與賈人約劑木二十五貯于子庫徵三年
而免一或曰不指而貯何居愛民者必與之計
久違猶夫積穀耳儲積多待凶而頒之乙亥水

明年復水大發廩噓氣作勢丞簿交粥之邑鮮
餓人審編而役平置匱而羨去今置匱非乏也
公卽不置匱誰敢求索哉簡士之秀瀛海名碩
多置藥籠中與得當縣官之用勿言李桃矣驛
政之窳也南解不入公罷之成禮而止或曰公
何以南遷意者過客歡不可失耶予曰非也客
之一飲一啄命也官之或南或北命也時之賤
南貴北命也篤一客不逢喜餉十八衛不逢怒
亦命也公浩然而南節百斗萬石無斗升溺者

昔遺黍滯穗今珠玉也噫嘻珠玉養軍士而不
足珠玉買歌笑而又有餘公豈有所感耶免喪
強就選人遂卒于邸誰適爲之夢夢者不醒先
醒者不夢立人之道四食淡而神生慾少而氣
定膽決而功倍孝篤而嘉會有一于此足以不
朽豈論年哉况于官乎配陳氏早卒贈安人子
金繼配李家故儒素日見舅姑而鮮姑爲霽嚴
寬公于讀奇文藻發如太華伸掌勤逾絢綈
愛前子金逾已子天表之應已子蔚起毋勗之

成代公以父治姑喪必誠信瞻望母兮代公以
子卒之日哭者盈室曾有九十之母表爲母師
母曆過之余故表公兼表今妻壽母

贈戶部郎左龍劉公墓表

始余交念劬劉司農惠而潔令中州以戡亂著
尊人左龍公渾雅簡質端士也一日纂行事屬
簡曰朝陽之麓藏玉有年亡何王母歿伯兄繼
之烈嫂從撫二藐孤弟入則收淚事吾母又早
失怙紀載缺逸久而摭撲言夫隴上之文如焚
見者掉首不顧非其質爾若子爲廉吏家有烈
婦可以諭其世矣劉自青州徙南昌紫漢宋南
渡昉也徙樂平徙麻城自元末遷孝感自國

初八傳至族以萬計力田蠶織子姓有敦彝之
色攷其譜牒如入玄圃而覽明月其間高文瀆
薄波濤起立荆湘咸拜其下公爲深山大澤云
公少醇謹簡寂居處必擇情熟而理浣之精耀
氣湧讀一書專求一事彼日誦盈帙不求甚解
正坐不讀書耳嘗炎月正襟坐美鬚髯於修竹
翠柏之下南岳岩有公跡焉入城市如浼甫壯
裝舞終養二十年青衿不識色穿街鄙所臣請
見則休往非神明練蘊氣蓋天下能然乎語曰

少成若天性公十一屬文在羣不狎侮侮之始
然微其氣定事師楊漸齋於僧舍甫明披衣櫛
沐雜沙彌課誦中雨雪東向稽首是日王母誕
漸齋歎良久令歸省以無嚴命辭已與友人聚
談松下乃翁見而杖之松鶴山異日者司農公
天才駿逸如泉出峽公襲之惟之屬蛟龍護之
一試再試藻暢於襟靈豪士如雲不啻臥之地
下旣獲雋而踴待確室母命入始入猶爲杖折
嗟乎不命于父則寧雪禱而不歸不命其子雖

芥拾而不樂豈庸俗人之見也哉卒能淑慎其
身而農部所至佐國家之急賢者許之有以夫
公十八遊庠沈安人歸亡何翁卒盡哀而曲娛
母念寡弟妹三年不入寢室以安母外內政據
於母至易簷痛白頭甘臘寄孀婦孺孤想魂以
訣母哀哉白華孝子美潔白也當其肩諸子端
搆室塾西臥聽書聲會心處啓鑰入間取史傳
忠孝節義歌呼相和納鑰於袖袖歲數易日袖
壞可補子弟壞不可紉也夫人目公而曹可傳

一第乎公曰教子職也窮約何憾里兒暴富公
比之壽跖以解俗醒以所記癸酉太饑傾廩活
餓人甫貸忘其姓名如解衣殮吳廷器其言
禮師傳修脯無常數他子弟皆爲代膳膳德壯
有慷慨赴人急而爭鋒力于弟兄以周親爲雁
戶好義僞耳公友愛從弟兄如鄴之傅華誦其
貧未望廩槩見公繫馬中林速田蹊吾田遂辭
以去公曰貧亡至此哉復遺粟八斗解嗚呼父
事遠峯公以孝兄事竟陵周慕省以義出母瑞

哀可以風世昔人稱藏承冠遠域在遠墟深莽
其境登其山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不
識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時移事改此石
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剥蝕訪若
之士或得之蒙茸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認
聞珍惜文字一至于此客試以予言過考感間
所謂白雲鄉之朝陽山者非公藏地乎瀾倒波
頽將有一人抗顙于其間增竑而出者哉

奉政大夫賈公妣趙氏墓表

予侍先君令兩浙過庭時述洪陽張老師曰論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用刑當于無生中求有生又曰耐煩方是道忍辱便爲仙益訓令也始習吏事壬戌廷試名在四今閣部孫老師力諱主者此經濟士宜三之出語仁錫曰學問必求經世效李杜何益愈研究時務辛未之秋

冊封周府事竣方伯孔濶賈公手孫師誌若翁文索余表翁與先君作令同祀名宦同祀鄉賢

又同獨賈公雄文章精吏治予謝不及耳表用
識大識大賢者事辭弗獲則表表世系清苑之
有賈隱士自小興州來始祖彥明閱資賦義進
進官溫州知事良佑其子與兄良佐隨宦學兄
錄明經弟傳篤行良佑生文卿簿商河潔于小
官而樂爲之聲與溫州等起家文學高太保誌
焉生允中爲翁父延慶治粟大使雖文無害自
好娶郭氏八載生翁大發祥方伯旣多令子貢
于延鳳有毛鴻且漸矣表

王言翁父贈奉政大夫母初封太孺人累贈宜人並貴以

登極恩予封再以

皇長子謾恩予封慶典三逢殆異數云表知交余文端馮文敏折節交孫師目之該通夫學而不該博而不通病也定評矣死事經房駘徐陵焦公清園稱之是當不負朝廷生事方中涵家事伯易庵自少負笈輕數千里勤師友在廷尉范公涵初知之秩丘曹李公崧毓知之嗟乎知

已不可多多則襍乃當世大人而不知我誰知
君子故弗謝表行誼奉贈公也亦奉贈公兄弟
蓋余私叩方伯家庭間道義規勉諭而和行于
夜游于闇古先生也哉堂額鳴鶴宜聞于天際
聲清遠執親喪孝易庵伯子疚以受經故事彌
殷輦叔明庵以是日未開而心快快其事育叔
而代之目也撫兩妹之子屬續割田它懿行未
悉數公樂易而肅室無妾媵穴筵不昵妓以少
欲故寡求田舍寂如樽罍澹如一乃心力于學

澠宮似之表問學嗜書史歲盡涉乃已夫園城
涉而成趣彼充棟奚其不涉渺聞者爲詬病涉
乎川也淺之深之一筏焉渡矣一語焉獲矣著
有左解詩意彙英華旁及諸子梵唱擇焉而精
表何可已雖然公宜表三誌于孫師一述于方
伯一予于紀纂之外竊附知公一孫師之言曰
文武大計甚熟也令猗氏精文鑑平職肩嶺徭
禁鳩收寬徵比實口錢擒巨盜其最屬廷尉大
謹大訶非巨憝不媚諸不在死法已辟弗入在

稼部庫商絕私應之苦減馬房欵假百減酒醋
局麥豆三千入百歲省數千金竟以病予假卒
于家卽家也勤事死猗氏聞而哀之祠焉鄉之
人曰是歿可祭于鄉者耶蘋藻公死而學益進
死者如可作也方伯之言曰先君之奇于試也
辛卯以嫌落丁酉卷擬首舉者有故而亞名次
癸且復以一語落丙辰余成進士見翁而喜翁
蹙然余遂歛容而退終身弗敢喜予之言曰先
生衰絰之中究當世之務豈在一第也哉一第

而志行已矣未了補後人方伯之衡秦士也。起翁試士焉。愷悌君子兩河价人嗟乎地上見而憂也。地下聞而喜。蓋初第氣揚以靜重穆其神養其氣宏遠矣。方伯曰善哉。先君謂我而余未表。翁以風吏催科政拙此過語致固宜下俗吏聞而逃于拙也。恣鞭朴故晉吏橐之所入也。益度支五晉董楚之所出也。益度支三如翁履畝計口不親奸而親民牒注滿額罷不比賦噫天下不患無理患無數治一邑悉知田產戶口之

數則一邑治治天下悉知兵馬錢穀之數則天下治徭均力輕刑少賦足吏可抽乎哉有法以遺後理人譜今在天中先生初配趙淑人父本邑省祭官武龜母劉氏新庄之東劉家口人結缡之後十年而逝端重去華飾潔酒漿王母趙孺人嚴爲解願合炊數年客滿主簿公席郭宜人病則代之治肴具又代事趙王母十八舉芳伯高王母于孺人白首在堂五世翟稚女宗母師初淑人之寃翁于讀也小捷勿矜小挫勿懼

終身珮之將逝矣公掩泣曰益友不誤我我誤
子慮有子无咎是謂齊德齊德故可表也

兵部職方司主事亭山秦公墓表

秦自宋以來淮海公官史職其子湛倅常州葬之梁山因家新塘爲武進人十世瑞五公贊無錫又爲錫人竊言泉石如梅隱樂善抱拙怡晚卑牧諸公耳其名亦馨以鳳山公貴晉秩尚書公諱金謹端敏爲名臣生次山諱汴次山生餘山諱柱配蔣太孺人兩公皆舊貴而餘山顯其子職方公冉予封然餘山挾醫藥於杖下活吳趙左遷卒中考功法公所自樹前不因祖後不

因子而詣歟孫謀不媿祖武矣生廷山公予固
友也憶士戊遇之邸以卓異徵恬如也得駕
部神途遠而味逾淡大江以南赴選入人臺省
七而曹郎一因嘆古人辭榮甚難今人辭榮甚
易豈有命耶抑有品也天平斯人可阨之官詎
可奪之年哉余又嘆人之小年常計顯晦天之
大年并略生死於是破淚爲笑執簡以書公諱
延蒸字允孝更字中甫性沈勁耻腴辨弱冠列
膠庠居父喪以禮餘山公博古好施產大落公

盡鬻以償負而肆力於文章御史大夫試纂
丁酉薦賢書授經季弟携之同歸悉讓產勸兩
丞檄獎云癸丑舉進士令江西永豐豐瘠邑也
游水公自臨江聞邑大譁日夜兼行至則歲凶
魁而正平糴勸助予粟予糧步禱良苦而雨先
九邑一日噫服官可以行其意惟令卽行於爲
上爲下棘手之際而猶可以行其意唯令然非
寡欲不可公旣捐羨以稅例補正供無所私焉
出輕罪活餓囚塗無危梁訟無匿牘乙卯分閑

得士六人初公偕母之任毋實念季及季計聞
公哭之慟曰毋兮曷依歸矣歸矣亟請解篆弗
許入覲迎母雲陽悲喜不禁歸則春秋高八秩
舉季喪開壽觴徐奉母官舍明春公疾作邑入
禱而愈夏五太孺人長逝公奔會城不忍墨縗
見宵行初公考最會臺使遷徙訥于薦竟得之
合疏予封贈益異數云公旣合葬母于姚灣又
明年葬弟祖塋八閩歸化割四縣之民俗憚而
胥役循行煙瘴日與蠻荒爲伍公首除二憲

切省徭薄賦以生息之俾其馴擾調服昔人云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謹焉見及此矣絕去皦皦之迹不近名不求人知故考選之門以雀羅除職方覃恩晉秩承德郎理九門惟恐自公入仕孰饑孰寃摩手拊之孰蠱孰螟脾而蹀之謂公吾父謂公吾母不忮不求謂公我師不燥不炎謂公我醫公所不知仕也已也民所不知追也呼也使薊鎮過大梁故端敏公破賊陳橋尸祝地也捐金葺之抵

家逾年病逾七月卒焚香閱書無恐怖相益與人交必先問其事君次問其服官則其人自見故萬分砥礪守嚴之行已一分精力必殫之事君子之表公者大刲股以愈父母大耋而孺子哭孝也撫諸妹友季弟及其子聲于庠禦族之侮直故人之冤義也無飾垣屋達也其言曰務根本孝弟上用力培元氣忠厚上用力循天理無一事不然端心術無一念不然至哉言乎惜乎好德公終而不逮下壽未竟之業將在公幕

茲卜月日葬陽灣之新阡而予爲之表俾孜孜
開修豈弟君子有聞於後世焉

海戰必耗甚率皆捕憚之獨有抗日泥田者
海沙涌蕩折民居公則營視鳩庇築一大堤
之至於今是賴因名提爲沈公云嗣歲甲辰
夷韋麻郎栗葛等索市於彭湖以賄稅務高宋
貴宋也臺使者執其譯林玉韋等怒幾致紛糾
公力請釋玉使問賊泊躉草舸抵賊營說不從
皆羅拜感泣且圖公檄以去尋遷浙閩進游擊
將軍守昌國屢著堵截功已調天津仍署溫處
提歲番舶爲風所飄入隱沒鳳凰洋領者以城

聞公率所部往公下令曰此商胡也非賊敢殺者死自之當事聞於朝得復彼國所全活百三十九人蓋有古仁將風焉未幾閩復中倭及盜公時久廢乃檄公總水標戎務趣就道入閩而夷酋明石道友歸我材官董伯起五月公以舟師促虜於東沙山亦因力於道友也公治水師其戰艦從冬烏式而所將又選虜自東沙后聖公懾卽不敢壁壁他所越明年海寇袁八老祚亂聚衆焚劫公倡言不必須兵密致其族之

有心計者招使降八老聞命果擇狀而與二百人俱自縛諸麾下請死公憐之寇遂平迨我神宗賓天之歲奴酋逞逆陷遼左督撫合疏薦公習遼事曉渤海道移公鎮登萊時時擊楫旋頤與逼奴諸島牽制其尾聃奴所儲四衛積悉焚之乃棄堡遁數復挑戰公自度卒少且未練習勉之曰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吾與若共之皆殊死戰斬首三十六級虜以此大創不敢南牧始遼人蹙于奴匍伏渡海求生以數十萬計

或疑有伏奸議者欲盡坑之海公蹙然曰遼非吾民也耶奈委之虜其逸而歸者不安虜者也而我殺之是與於虜殺者也力諍不可乃獲堯嘻公之於遼也生死而肉骨之矣公年踰指揮力衰悴又以東事未靖憂憤成疾遂乞骸骨歸終於家始娶姚夫人名家女任性儉朴衣取其麗敝食取其菲惡者乃其奉之尊人又未嘗不供鮮體也屬公船事遼夫人實偕竟以中道夭殂艱廣嗣顧與公缺臼瘞他明汗馮積勞當瘠

延世賞妾侍無狀弗宜子今則已矣敢爲君
戶計於是公繼娶趙夫人夫人生長揮臂之間
頗習文雅御妾以惠課子以嚴庶几廣亂嗣
螽斯之慶焉公慮族煩多貧則置義田待以舉
火不下百指夫人益從臾施予而陰力嗇補之
公仕歷南北不已於行鮮內顧憂則夫人力也
按公諱有容字士弘寧海其別號也代爲宛陵
望族侍御古林公是爲公王父州二守肖林公
是爲公考仲父少林公則可丑狀元與公爲同

年文武兩榜一時鼎立郡丞震陽公大行逸少
公皆公昆季簪綬蟬聯世以儒顯若投筆取封
則自公始今其子壽崇復式穀似之先憂車冕
敢勇深入云公生於嘉靖丙辰十二月卒於天
啓丁卯五月享年七十有二元配姚夫人繼配
趙夫人俱先卒又繼邢夫人側室李謝二夫人
共舉丈夫子八詳狀嗚呼公束髮從戎身經數
十餘戰自北而遼而登自南而閩而浙所在以
不殺爲武雖古稱停車慰父老焚香誓將士者

何以加茲吾聞活千人者封公所活民夷羣
寧啻凡百萬哉宜乎壽而康熾而昌隆盛以
也可銘矣銘曰功何施施於閭之野名何歸
於溫之滸德何樹樹於遼之左神遊其漠魄返
乎土胙公玄藏左娛右皇聚德發祥英英洋洋
後其大昌

承天府推官省衷李公繼配王夫人墓誌

銘

余嘗讀閨範一書作與述皆中州產也閩政必有聞焉余與年友省衷李公善獨立不懼正男子也司李楚上郡斷蛟犀而不怒神君耶慈母耶抑夫婦偕隱難仕而偕隱難之難矣王夫人且以琴瑟且以藥石矧繼母也而茹荼雖謂今之宜陽卽汝瀆江漢也可自內言不出淑行罕聞合傳則不詳特紀則失實謹載筆誌夫人俾

學士大夫訓行之可按狀夫人王氏父孟寅母秦秀出姊妹間有識量十六適公目公而異之曰僦舍以居三歲入徙士之常也豈憂貧哉其父弗嫌也其母嫌之而已矣曩令母而在必且歎曰生男不若生女夫人緣是識日進寧人薄我無我薄人詬詳遭也禮義之不愆命也卽畫紡夜績奴不衣敝室無磬懸女子事耳非丈夫所宜聞公廩于庠舉賢書吐藻如雲矯若獨鶴夫人一再自止此乎及登第而後不憾雖然並

此乎何獨不憾哉向者目公而異之矣不然所
稱勿妄取一錢爲百姓害爲子子孫累豈一家私
計哉訓吏也夫畧非儀而議酒食壺內之教近
恕乃烈行多出焉意者知子之來之遇一不俗
之士商千古問寸心僅鳬雁之獲也歟古人麴
米松釀造石凍釀老春見之于詩况酒清菜香
雜以魚膾乎狀稱繼母賢繼婦又賢賢哉王母
潘其有聲也亦以繼天可必焉值詬諱之遭天
或不可必焉雖然天可必也夫人兩子一女而

撫前兒衣履先娶婦先前夫人亦王氏也訓夫
廉則得之其夫矣愛繼子逾已子則自得之其
天矣母也天只傳記所載繼母或謚爲義或表
其閭一家而兩見異哉若夫錢粟不私其弟兩
鳳高騫茲益恭不色喜惟識與量丈夫難之壽
不逮中噫貞心勁節令名不朽庸詎非大年也
哉是宜銘銘曰

式爾女士福履成宜爾振繩駿有聲灌木喈喈
采葛惄服之無斁刈濩誠有齋季文荐藻蘋不

使不求聊與評官舍家居如水清何須短裳別
菜羹德音來括和於鍾其后也悔平不平係臂
之珠關吏鳴母子夜光晶熒熒親調藥餌穆姜
旌芒茆之妻余母羸

奉直大夫莒州守毛翁元配

祖姑安人

誌銘

乾一而已坤一分爲二猶利刃之立斷也戰乎
乾別玄黃去嫌疑嫌疑在仕路則丈夫不能退
嫌疑在小星則女子不能進窈窕淑女比之進
賢不敢以衾禡襪之而承筐將之也綠衣裏之
矣文緇衣好之也不能待夫梅之標桃之夭夭
之洋洋皇皇如有追焉其狀若奔蓋娶妻合二姓
之好于禮已重置貳樹後恭急矣雖賢淑也祥

急之陰緩之彼兒女情深者婦祥急亦祥急婦
陰緩亦陰緩柔腸繞指漸濡仕進愛一官如愛
命懼一歸如懼內惜哉孰如我先姑丈翁之舅
退也曾祖姑母封安人之早置唐也生丈夫子
三賢孫六稱爲齊德不亦宜乎先中丞成齊公
有孫義齊官職方以風節世其家生二林公諱
樾詩格不減其父更饒丹青是時白陽公沱江
公手腕烟雲公盤礴之興復不淺實毓安人既
嗣研山公研山靈巖老尊宿淑人吳則文定公

女以安人慧絕憐愛之事嗣母如已母沈及是
將盛奩贈則不可曰有庶子在旣歸毛吳病篤
將有分也則不可曰已廟見稱人婦何家于家
爲喪禮成遙歸二林公暨母沈歎曰生女顧恐
勝生男哉安人恭而寬耐辛苦遺田五十畝積
稱負郭三十可以無求今幾倍之士患不貧女
患不勤以勤御窮君自此遠矣於是翁姑交慶
媳婦賢知大計姑王氏文夫人女也文夫人太
史衡山公女嘗謂女患無師士患無友如安人

得師矣文定女衡山公女爲老師如毛翁得文
矣琴瑟鐘鼓如安人爲之友自安人得師學進
識進量益進其姊之妹良肅于廟而祇筵得事
嗟乎安人自此一決而長善以世婚子事親敢
金罍破永懷翁亦浩然歸矣置貳吾事畢不葬
以貳翁事畢唐大也世族勤執禮翁生平不乘
遽坐人春風不知詬許爲何事故不言而躬從
博羅泰順間循聲亂江海之濤不言吏治也自
不忍加派而已族日昌不踰門第也羅雀而

奇文蔚起不言樹旗幟也衝壁而已叔姪歲無
不言生產也負土寧魄而已翁賦才茂而艱苦
第兩出山非其志矣然博羅不及見母而安大
代之如見吾子也泰順不及見安人而賢子桂
媳代之如與子偕老也始翁出山卽悔乃王宏
人安于子之出又安于媳之不出愈安于挈之
幼子一女之唐偕出母所拮据冢孫得婦嚴治
喪甚具翁歸悔游則引宦學有方禮有奔喪之
文宛曲風諭嚴翁強久之乃欲淚讀禮焉服闋

賢者爲勸行安人扶疾偕抵武林頭岑岑如有
病者歸歸則長孫傾囊禱陰以軀禱已酉三月
劇撫孫若婦思翁及唐也執喪盡禮乃疾不以
疾甚輟哀嘔血死易簣箒手喪禮一卷讀罷悲
愴呼父母而逝得正斂矣其有道君子耶天以
孝子報德門良不薄仲季恂恂文學妯娌雍和
抑何醇篤也理人有譖抑孝友爲政歟初翁意
有所不可申文請休不獲謂則齋篆之郡挂冠
境歸在泰順聞安人喪在枕聞子喪仰不覩忝

視此廉石命也如何翁杖屢清嚴寓承天寺或
問之曰吾愛嘉樹愚嘗云翁爲金玉之君子人
知之爲寒冰之君子愚知之不能爲寒冰而爲
金玉者鮮矣翁諱文煥字肇明別號玉亭以丙
子舉于鄉仕階奉直大夫先祖始封安人子三
長挺先卒莊氏稱未亡人二十五年世爲母師
矣言告師氏古者女子必有師必有學于茲益
信次垣次圻三有聲于庠益闡繹光大之將在
翀與叔贊伯之子郡庠鍾奇邑庠鍾彥以克昌

爾後生卒嫁娶諫目少壞詳狀是宜銘銘曰昌
並墳滿目誰其顧之有懷碩德士女式之飄然
一官蕭寺共之知退知喪知亡則龍穴之佐爾
孝襄爾廉百年之後歸于其室式是靡俗尚則
微之

太僕寺卿振雅徐公墓誌銘

宋仁宗之時耻言人過士大夫相與勉爲忠厚
彼時豈無諍臣而意主愷惻受彈駁如受教詔
焉望旄頭之塵而自遠聽驄馬之聲而墨綬自
解也振雅徐翁以丙戌成進士是爲

神廟蒞極之十有四年矣道化醇而吏治洽士
大夫寬然于功令之外各自營其職業公乃以
理官執法中臺所在稱最又能時時引退奉老
親未衣鵠冕綴蒼巖錦谷叢中故余生也晚猶

及執簡銘公幾幾乎惇史俾可傳而可久公諱元正字景文初號桂岑別號振雅聿念爾祖徐爲著姓入明尤顯初自壽越淳熙間鐸海虞遷爲直塘里人數傳錦城公士瑛拙菴公淵始遷長洲拙菴公之有遺訓也尋樂公朴爲橋直塘之香花置義田千餘給里中縣役公旣貴侵者復之缺脊補之尤念祖之大者昧泉公炳宦南康幕藻思雄飛默川公封則其仲子園池與賓客競勝實公高若曾云公尊人封尚寶芝石

譚仲簡配湯宜人所謂蒼巖錦谷多公履跡者
也湯宜人賢姪公而夢夢三異大巍然坐旁指
中一人曰是而子遂產公述公生平靖共爾位
不皦皦博名高豈異人者寬兮綽兮人所不異
造物獨顯異之耶公督自秀偉十歲習經傳祖
摩其頂曰似外家湯子重以是知公多母教勸
應童子試不之異也問其在泮維三十一則三
十一齡以前累試童子科皆不之異也若然竟
以童子科老無憾矣何異之有予歎曰此公所

以爲異人也。惟公異公祖若父若母皆異人也。易故步以進則公不欲緣荐舉以進則尊公不欲以此旁觀世路皆欲公之所不欲安得不爲公之所不爲夫公不難以童生老也豈難以御史歸又四年舉于鄉南宮直掇之耳何異乎司李平允噪甚江州入闈得人越壬辰入臺直掇之耳又何異乎所以異于人者七月省親其庭三代園林有宦味如風解釋不減解朝衣樂也驅車入長蘆謝常例竣事卽歸稱光齡

逾三年翁強之出按宣大條上十二款覈侵
收三萬餘石而慈訃至哭甚痛吏民哀之及歸
收淚以事翁時慎選言路臺省曹如晨星特起
公公乞終養臺長不可按部江右首劾貪捕猾
糾不妄論如法甚者杖下斃之相與憚其嚴而
樂其中之寬大一意孳牧也引同族三品例改
尚寶少卿仍請告稱翁八十觴戊申卽田闢擢
太僕少卿是時殿工興四郊多壘大司農不能
給則仰太僕公設平準法蓄牧蕃盛夫確法馬

政今救時急務也急而求人議者多任者少公
兩試之未有赫赫名而皆能其官卽以是得謗
歸何異乎所以異于人者七十子在八十子在
九十而呼其子復依依焉與三孫含飴于其側
也未幾執親喪無異嬰兒啼建禪院以志思曰
聞思口白雲公友于兄弟以至白首霜姊于我
乎家垂五十年宗族于我乎婚且葬俸入

上所賜也予何愛焉所以異于人者在江州愛
鄰郡李官謗而三稱之直指嘉歎首舉公而歎

鄰郡嗚呼異哉繄惟公異也謗公者亦異人微
且曰九江老矣有許丞之疾未及它公無它事
可煩抨擊公之異也其人不言它事而言老人
亦有言不以一日易三公此鄰司李何入斯贈
遺良厚矣遺其家老親又垂九十之老親不渝
厚乎故曰謗公者異人也設以身處公地此
斥大非公意公用心必有異焉夫孰能知之公
素不善病病起毫毛之間感虎丘殿閣火而歟
泊我其亡乎春秋高幾公才甫子庠生樹軫旣

稟公之教而又漸摩于外父瑞屏顧先生之教
金玉其相亢宗也宜公試懸此于茆塢山烟雨
滅沒時邀夢中列坐之異人聚觀之其訛墓乎
否其訛異人之墓乎否公生卒嫁娶名族詳狀
元配沈宜人莊敬齊德是宜銘銘曰

以事親爲本與霞猶後矣况仕宦乎故能去其
官以忠厚爲本則待貧賤如貴人而辭富貴如
敝蹤也故鷗可席巖可冰而巍巍在上可中
明神之坐

勅封侍御完宇徐翁墓誌銘

今上御極擇賢良方正爲諫大夫其獨立不羣
敢言忤權如徐公僉曰直哉三輔重地沛心端
爲害暴子弟窟穴亡命烽火通甘泉虜耽耽不
被焚幸耳明詔長吏拊循將帥訓練汰罷士之
在伍搏豺狼之在當道者御史任也于是有旨
定行

天子重綸綺數諭代言諸臣敦體要貴本尊用
錄博聞有道術之士俾憲臣尊重所自出于是

完宇翁自文林郎華亭令更陟封御史如子官
載馳載驅崎嶇下上太行間啓家緘拜受敎主
何計聞擗踴奔喪旣卜窀穸筮月日撰狀徵誌
翁長發祥于姚江之梅川設教清溪旣食其實
居新塘不數傳而篤行君子出不以曾孫之庾
易我在原讓祖產弗居也爲尚喬公鶴生西渠
公其流始遠配沈言動有師生翁稱徐仲子云
翁生而沈靜輒和易薰人西渠公摩頂不已有
五娶舒孺人絢縵紈甘如薺二十補弟子員每

歎文體日下如東坡憤嘉祐一變破爲百衲牋
子沙礮效顰學步格局淪弱歐陽老宗伯氣壓
羣兒魚鮒驚滌吾其凝神練格邀眉山師友抑
亦文起道光雷霆百代乎哉士大夫聞之如秋
濤春午枕居恒謀子曰文以氣爲主養氣以躬
行爲主躬行以挽俗敦倫爲主此謂根極理要
孔子繫學習遡之知人不知人惡乎學論次爲
政本之孝友不孝友惡乎政鳳凰生而有仁義
之意豈待羽翮就哉過庭時目擊意傳佈兄之

孤鴻漸未翔乃鍛其羽駿化爲鼠第篤翁也不
有產捐腴田蒸嘗以世歲歛其息掌之族人饒
裕者叔子別駕公甫授宅將負笈以南公孺太
翁意少憐愛請以身往叔也示彼新居喜溢眉
宇昔翁商之孺人鼈勉同心于我二人素所服
習也試而蹶非戰不力有數焉在我後人如養
棟然山谷與廊廟並材也御史公十六冠童試
十九餼學宮讀禮之暇拊心自疑揣摩當世曲
學阿時非其質也翁曰士不患不遇患不以天

下之重自任博一第置民物度外其華也湯謝
夫文章如穀帛藥石也必適于用叩大鐘從容
盡其聲故聲大而遠聞翁再飲鄉賓相與勉爲
忠厚恥爲浮薄與人交相應以義理之文無異
清溪里之事人師也戊午伯子舉孝廉仲子公
采泮之芹翁勅警如初旣伯子登壬戌榜治壽
浦而最繁調華亭縣故吏胥爲政自公下車政
還令令還威明令所以得信其志如布指知亦
惕于嚴君之訓也公歲一再至掉舟徑去侍御

弗敢以疋縫進

上召執法中臺務守經常持國是壹意持朴忠
急先務御史臺益尊排闥聲震訛傳不測翁處
之恬然移書相勗曰言官以言爲職歟生利鉅
直須聽之士所當爲不止此勿以老人分念蓋
御史公嘗爲余言吾先子之慰藉余者三遭母
氏之鞠凶也爲令強項也觸權要臨湯火弗顧
也左視右視父實詔之維子誌之余聞言而歎
曰士不可無識容容後福祿應而骨異奚福之

齊翁文不漫作交不苟合事不慕同御史佩之
鋤惡除奸要之惠利爲本噫不媿阿不狎侮門
有長者布席論道多素心人是以翁歿而哭于
巷丹旐行矣道路悲咽車幾何馬幾何有道之
士拊膺幾何不勝數也是宜銘銘曰主善爲師
水必東正人松柏凌寒冬不同流俗斯大同驥
霜執簡阜囊封重器席珍鉅手藝著書玄言問
老龍臣在草莽貢非葑一經課子達宸聰昌
言無諱紫雲逢杲杲出日懸高松

朱工部太冲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先君登乙未進士再朞以使還朝同年比部太冲朱公使自吳操試牘謁之曰异哉遂宜冠軍亡何公之櫬至自越先君令禦兒余哭累日夜不休先君曰朱公材汝讀未見之書作第一流人物庶可云報朱公卽死而材汝於睂宇亥睡間終不死汝何昧昧哉今去之三十年昧昧如昨丙寅季冬亂君文學公慶等函狀燕邸方輶講筵謹載筆誌公之素孝子不訛覽狀自尤工

而外無盜譖公所抱庸止此而可見者乾清
坤寧之鵝工也鵝帽只遙之勅署也理盜甲而
研斤銖嚴袞濫之受直掌鑾駕而核浮額却
武弁之投金內帑省費千緡曹郎不能曲法蓋
三奉專敕迫使姑蘇孳孳恤民戊戌復命大
工鼎興公遂勤事以死按狀朱居沛光祿公之顯於唐
焉逼於楚去邾邑爲朱居沛光祿公之顯於唐
也秩銀青金紫長子進士余若油璣公則始居
蒲旣而明叔公徙城左其孫立公徙建安四傳

文霆公公與明叔皆宋進士明叔官學博算而
文霆總管泉州路拜嘉議大夫父世菴公遂由
泉返莆再爲莆人矣明自鄉進士蕭公以子繼
隸博士才而不年者爲服休公公祖也恥帖括
而奇義是折親眉宇則名利都去爲自芸公公
父也生三子文潤元配郭出次文潤次卽公繼
配陳出公諱文瀾字國柱太冲別號也朱之先
側身修行世敦節讓清貞好古白首窮經以至
於公樸學自好矜尚古先配陳孺公母柯生母

膝七歲有齊貞靜極剪繪之巧而公亦以七歲
屬文善鍾王飛自然皆非其好云公事父八十
年事母服既除矣縗素復五載孺人提挈兩孤
收淚以安孺人之養蓋八十有四矣猶憶公竟
日相對寂然不喧微見風采輒抑抑自歛深乎
不可量也讀乙未魁卷冲乎若不欲言而味之
自遠所謂伊人筆墨間猶想見之吾觀古今豪
傑事外咄嗟立辦事內鈞石罔知固不苟守疆
界循塗轍典衣典冠之難竟也古未臣愛其盡

離幾輝碧凜凜焉惟恐目將熒巵將漏郵將官
惟式惟懿公雖作而行之乎幾於坐而論之矣士大夫極才力所至驟聲驚四筵爲政乏根抵蕩然一時塗繪如土木偶相語耳公髫齡侍母疾衣不解帶願以身代非質有之而然歟或謂嗇於年儉於位天道非乎其視造物亦狹矣夫受大者不得取小廉節天之大物也寵榮天之小數也孝義天之大年也修短天之小史也公旣取其大矣奚問其小者乎天以才與人矣而

或吝於識以學與人矣而或吝於品以節與人
矣而或吝於養若數者兼與之其與人也大矣
公之取於天也奢矣彼以官與以年與而他無
與及其所之既倦旣欲執所有還之造物以
解免而造物者已糠粃之矣故知天之與公不
薄也

銘曰萬年奠宅廊廟陳之一日諭交肝膽相之
執法如山介如石燕商義之文章有神交有道
吳士銘之孺人女也而丈夫齊眉媲德形管詔

之千載斯年是則倣之

曹毅叔墓誌銘

予與毅叔交甚久莊雅敬其推臯比三十年師道和而諍予數年前憤胡虜輒談兵壬戌之秋公貽書規之曰今妖氛未靖醜虜跳梁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若欲泥封函谷漠無王庭與終灌等列竊爲不取何則投石超距擎天浴日功相萬也孰知不一二年公病不起又數年虜氛如故而余中黨焰欲殺之殺之不可得局戶載予原官收召驚魄此筆爲公銘當余之再出

山也宋位字郵寄曰余兄弟失母兄失弟吾黨
中又失曹襟宇嗟嗟痛哉况乎前失曹毅叔後
失朱叔經也誰實爲之坡不云平行卽此路遑
分後先予及事公父龍岩令魯川公必稱上蔡
其祖也至于宋徙義興必稱秘書監明徙婁江
必稱靈臺郎其孥祖也遞傳起家孝廉官別駕
諱椿其高祖也而數稱司訓斗墟公賢其父也
毅叔公次子諱貽鉅別號淝源以第一補庠善
讀父書予嘗從公借諸手抄凡江南水利漕輶

書多予未見龍岩公歿函一櫃於靈几日生平
者述龍岩俸入薄居家好客好學好選擇義勇
好食餓人而多方適之樽不令空以教叔爲之
子也柔事伯兄有晉之喪又躬執母喪恨不身
往嫂姪德之爲割已折之居以撫幼孤清影沒
之產畀旣出之孽以安女兄叔經有云交游中
肝膽金石毅叔耳噫叔經有心人吾黨之石交
也其言信哉叔經又稱却夜奔之色屏千金之
烟此二者中士弗屑也叔經志之何居悲薄俗

傷浮士也公終始以孝友聞君子有終得其所矣銘曰公溫然長者而斷斷有所不可故曰發

魂魄兮爲鬼雄此大司命階下持長戟人也叔

經襟宇及予仲和卿可雁行立矣

叔經薛祖文
今祀鄉賢襟

字諱貢
梁先

君門下士

朱碩人墓誌銘

壽母而賢歐陽文忠公誌之矣。曰書其舅姑所常稱者以見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蓋避諱若此。又嘗覽王文公諸銘。有曰壽七十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蓋自矜重若此。張太君九十母師聞訃之日。無不喪傷。萬曆丁巳季冬乙巳啓。寥川公兆合葬憩龍山。冢君手行實偕仲。

季函幣稽類屬補窯石之闕夙在知戚耳熟焉
故能詳也人木疆故不諛也余及送者臨穴觀
之且封按狀爲之銘碩人朱氏世陽山著姓肇
慶郡守友梅公孫女父抱山公而母沈孺人處
士張寥川公元配關中三丈夫頗然壁立者其
子也寥川公性伉直剝以和孝友偕以婉廉潔
襄以儉行義嗜古佐以勤稱齊德產副珈而安
惟布細作貫鍼調飯芼羹耄不衰年十六事鄒
太宜人薦膳手餌薦衣手渝靜恭嫋睦益性塞

性燠焉歸寧侵于盜旅侵于病太宜人日三間
新婦加七箸則進食寢興如之異哉及聞合巹
夕仲婿入門先而倨卒也撫其子無少忤非孝
謹然乎比諸昆弟翔文譽以青烏言遷金市躬
督家秉當蠶蟻雀角之衝終朝採荼視几止肉
斬然終夜績紡聽雲中鶴嘹然嘉靖乙丑大父
挾幼子別處勤歸畧川公事大父以樂死非明
智果決然乎新婦賢穀于凶玉于豐其不食語
庸食其不寢吾庸寢鄉宜人亦賢矣哉所謂書

其婦姑之常稱者也山出雲珠孕川乃在春秋
四旬緬惟四十年前蘭夢不芽又五十年旣繁
且祉降福穰穰孫曾迭起壽隱屏而坐兕觥思
柔與四飛山落霞相醉太君亦遇矣哉卑下孺
柔衆琛焉出焦殺之原麟鳳弗遊太君率寬柔
善下如厚贅陸孝甫迨夫婦淪逝哭之慟人情
乎伯兄寢亡暨諸伯叔兄弟歿喪孔懷女婦人
急在原斯已難矣而女適金其姑瀕殆思見婦
睭川公又楚行咄嗟治葬何義也脫簪佐施廻

勇也勸姪置貳舉二雛何正也莊不佞佛謝
銅叩木何斷也喜北史遺文銓其臧否凡今古
禡野一入耳能竟始末何慧也外母富巨萬不
屑抵門何潔蠲也喜愠不色僕御以恩村姑里
嫗入見太君出連袂以歌謳不塵于室雀不羅
于門何釀釀也予過張家橋溪遶二宅以環延
橋鈴之瀦其流父老云此吾里寥川公所泐石
也一發三玉諸孫琳瑯戛然鳴不忝寥川也子
張自慶之公避元亂徙寥溪吳淞間有墓孝張

五若怡菴公以萬石長顏其堂積慶南溪公坐
上皆春星署其樓陽春白沙陳先生詩美哉張
氏世所希青山繞屋如龍飛吳文定亦有太石
尋詩楓橋載酒句所從來遠矣三君深醉重厚
胸蕩雲夢過從多名彥揅先世琬琰壽諸嗣英
不忝孝張五怡菴南溪也孫所謂書其賢而有
立者耶吾尤雅愛關使者鄭白谷記記可竹公
其文曰春夏之交以烟翠可秋之風以佩玉之
聲可冬以雪月可愁以獨對可臥以夢可食

筭可其老也以杖而扶可祝京兆詩萬事如意
人意此君此老相看嗟乎余翫人也于富貴交
無一可于三君子無一不可掀髯飲酒達曙
對短檠說詩書可錯賓筵奏弦管可商郡國興
革可婆娑山容水態可噫希哲而在雜吾于此
君此老間其亦可矣三君子無一不可有太君
之誨也太君稱未亡人二十載自其襁褓而教
已行甫就外傳問習何書辨色不出排闥以入
是以憚其嚴安其教冢仲馳聲棘闈冢孫著基

膠庠仲氏子未束髮筆挾靈氣季君慷慨在公
如建閣濬渠宣力郡邑甚衆不發于身哲顯昂
昂驤其首矣諸君孝感辟支顯鵠瑞以蘇積澇
加餐又數載余目擊其事聞之縣大夫爲文記
之孰謂無天道哉太君衣不綺繡鬢髮不珠玉
訓諸媳以下曰我惡積若命贏無煩老人積命
謔老人積無庸也其賢達曉義命如此衆子孫
而賢恩勤靡間有孫雲方稱觴遠擢玉意惻惻
不樂爲微觸破顏慰茲遶膝然竟不起矣哭靈

哀戚歎曰盡志盡禮孝張五而三也太君生壬
嘉靖戊子四月廿有八日卒于今丁巳八月廿
有二日厥壽九十所謂書其壽考之隆非歟予
某所謂書其子孫之多也嗟乎太君其如文忠
公所錄之壽母而余亦免于諛墓之譏也已是

宜銘銘曰

四十年而母懷珠五十年而子拱璧介茲景福
兮克勤克儉兮偕爾靈修兮奠乃宅巖而昌兮
形史賁兮玄宮謚兮維儀之結兮維壽之耄兮

千秋萬年昭此銘詩兮

張太恭人墓誌銘

余張武翁門下士又年家子未識面而見之夢及謁吳閔翁嘆曰子眉宇論說皆夢也其言夢之地蓋張家灣云于是執簡誌太恭人也不覺夫仕進慕榮而貞士之裕得之擢如孝養罔極而王母之福迓之愁如擢與愁古今事君之則也武程張翁九年不調三歲省親輕六萬里稱八十觴乃僅九月而訃聞東魯翁是以痛別母十年而不能少遲于一歲也太恭人姓聶父永

祿德音自其家教以子貴封太孺人加封太安
人贈太恭人適贈中憲大夫張公諱萬鑑自其
先著于麻城之花墳乃徙黃陂古陽山麓稱西
橋先生仲子也太恭人逮事舅姑請澣請綴翁
元且率子姓上隴伯兄之子田宅便利惟所擇
母寶協比杜孺人材德撫孤母克嗣之三族和
而閨門之內饋食之間鑿以不愆嗟嗟女子有
行如雙絲之合影如桃李之茂華已在御靜好
令德來教明星爛竚鳴徹不弋皇鳳而弋鳳凰

幸哉之子其間開德育耶而又有膏沐莫適爲容萱草言樹之背欲忘憂而不忍至心痛而靡辭真琴瑟也已雖然兩髦垂結承我宗事意者施衿結帨之恒也而母所處在拮据持茶毀子毀室之辰纏笄而規過成德意者正色端操之恒也而母所届斗米千錢出疆移粟呼伯助予之際翁病矣病者肢體半瘻而母爲之手足不病者辛勤課子而母爲之腹心焦影自憐四顧箕裘不知誰治生誰讀書也而母爲之眼目蓋

至除夕鳴機咿唔不休而色喜可知也太翁彌留之頃勸勉孝友政事之本也翁果以廉惠顯雖然母教也夫土于五行比之孝子忠臣大都不爲母而爲役故無餘力不役萬物而聽萬物之役故有餘地翁吳閔減榷惠士表忠旌德滿迅決之水以秀文風而儲七千之帑以粟九學一闢且然况燕吳魯粵劍履所至乎而平淡宅心一笑升沈誰孳孳安社稷利民生是急嗟嗟母教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君子不知而女婦

人知之亦日不忮不求淡然勢利之外可以臨大事云女誠有言不辭劇易所作必成太恭人禱其夫而疾愈課其子而昌端脩者必善成信夫

王孺人墓誌銘

余與羅濟之戚而善濟之有快婿曰徐仲子弘祖訪名山水半天下及奉母孺人游句曲荆溪春秋高八十矣而趾先仲子噫嘻自古奉其親者多矣奉山水自徐仲子始奉富貴而不受古賢母有聞矣奉奇山水而受自徐仲子之母始山水品人物多矣以是兩高其母子自余誌玉孺人始余嘗觀秋圃晨機圖問機上人仲子母也卯孫在側卯孫仲子子也十何登堂壽母籬

荳未花是若母織於斯而子讀於斯呼長命藤
非耶余游荆溪二十一洞异時過之是母環珮
所至玉女白鶴間徽音落巖壑母耶子耶寧辭
銘按狀城東王公澄江右族孺人父也倭簪避
之錫山孺人年最幼與母華過姻家楊見踉蹌
之履塞戶俄聚族而嬉孺人料冠至又念父食
乏絕趣母入城甫入而城門閉楊果中倭殘破
以是多母識且孝噫嘻無非無儀酒食是議槩
常耳士與女非倜儻負奇節也不稱齊德暨歸

豫菴公而翁光祿柴石公卒以稿素見猶及事姑陳孺人暨太翁鴻臚雲岐公未幾並卒城東公亦卒孺人自廟見後宗祊譽之姻娌賢之五年於茲而大喪相繼偕豫菴公哭盡哀公病瀕危殆病於寓迫歲除代之僕病於喉廢食飲岱之日拮据公私代之手築塲圃代之農肯堂構代之築育伯子閔斯病中同事醫王江城歸遇盜渡河幾沒天乎不辰遑恤我后伯之二子補弟子員高而門協於豪者再毋爲色喜晚得仲

子骨瘦如立鶴勞苦攝生遺之廉儉已爾然奇情勝趣歷崎阨不挫其志孺人旣折箸爲公娶妾獲季子自之錫山迨公輿疾歸不起慟幾絕忽欷淚屬季子於其子勤飲食矣又勤敎誨授均產矣又予贍田當是時季子忘其無父適翁則獨居愛庶子則同居忘其山庄之燬於盜也賢哉孺人常與仲子共晨夕易簀不舍舊廬家有藏核訓在茗碗儉勤其天性云仲子每出上慎旃哉識好人游好山水以是駿有聲于賢

豪仲婦許歿抱孤孫寢處爲歌蟋蟀繼羅事姑
孝嘗先意爲姑種植有藤巵畫如溪山倚門一
望遊子挾雲霞爲筭脯誕眉人旬名顧歌之是
年仲子始罷游孺人始偕游罷游懼傷親之心
也偕游懼傷子之心也噫仲子好游天以奇游
報之咳笑華陽白鶴問晨昏於烟雨如此一日
豈易千秋孺人性整而潔束身布素而豐於祀
障墓碑百世後銘碣巋然仲太華之掌感仲子
歸言華嶽也除夕念饑爲停七箸命出粟餧鄰

然後食其教仲子類如此嗟嗟母病亦病母不食亦不食有是子宜誌是母矣孺人儉勤有卓識是宜銘銘曰丹穴是粧風節如砥維巢之燭維戈之畧父兮何倚錫山是履趣母入市一介行李執戈以俟是惟女士江有汜矣賦在葛藟式穀我子敬恭橋梓文孫驛駢旣多受祉閉戶造軌出門瞻恃荳花可史游屐斯齒溪山蓄旨松筠獻玖天女叙舊銀龕佛圓我行永久愛日視晷八十錦里于春游記微音在耳洞壑高削

清溪堂天機紹居二高僧並葬誌

紹居僧之介者也。芥茶茶之介者也。故善烹茗而予性宜芥益宜。紹居閉關清溪題曰聽雨爐紅茶沸三更書聲纏罷則紹居經聲續之諱明愷生隆慶辛未卒天啟癸亥年五十三俗姓李母謝氏檮仙孫女也十五已訂姻盟忽斬然奮筆手解婚書授外翁遂奔清溪師東隱東隱而上如一均川如道峰如寶峰如月潭而天機最著與衡山六如雅宜石田枝山龍池唱新詩長

吳兩侯更迭和歌紹君不可一世其可天機也
夫故予合而葬之屬梵林暨嗣孫貫微等諫還
子二十六日予次于京官以痘瘡瘞其側俾證
無主之果莫開有漏之花是宜銘銘曰 清徂
漣兮介而端兮汝師天機

虎丘合葬三姬墓銘

高仲子姬故主

娘墓銘

姬臨清女也昨事仲子今侍天妃

李天妃

葬於虎

丘七十日爾姪美而敦禮三五在東游雲散之

悲夫余仲子友也旣卜葬歲一享坡公曰豈伊

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否否流水蒼山無非

主也系以銘銘曰

舍爾貴竹酌茲三泉山藏古寺劍靜澄淵白雲
欲歸青松半筵永寧貞鬼鐵花秀巖何以比德

潭影蘿烟

前郡司李某公二姬墓銘

姬不以喪歸久露命也俾與敖姬姊妹見永結
泉好二姬主敖姬賓風雨欲來梵唄亂鳴借問
千秋孰主孰賓余旣職祀事無所辭銘銘曰

行卽此路遑分後先今夕奚夕明月在天一行

秋鴈環珮游仙芳竟落日幽寄霞箋長留一道

堤上春還

白樂天詩久住湖
堤上長留一道春

高仲子諱梁榦字明柱默之行義孝廉敖姬矣

十八葬于頃雲下

司李某公二姬姓氏無考極寓禪室有年茲合
塋故姬墓傍距數武相地視葬司松楸者山長
張君天和也

孟秋二十八日葬故姬越明日合葬二姬詩
以醉之

其一

繡屏曲曲掩圓文冷落空箱白練裙江上彩雲
秋共散欲攀芳杜弔湘君

其二

露萎蘭芽冷玉階水萍離合總天涯休嫌花事
須臾盡相逐南征有鳳釵

其三

蒼霞片片玉爲阡幾瓣飛花點翠錫誰謂紅顏
嗟薄命劍池流水自年年

其四

翠雲千頃鬱松楸寂寞三姬傍一丘夜靜月明
連袂出可中亭畔聽吳謳

萬曆丙辰七月

繁昌令澹津呂公行狀

嗚呼士俛首受書一旦釋褐起而爲吏焉者有
餘財善事巨室殘民以悅又恐比周枉法刺謫
當世巧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婞直奉法不撓
豪貴動而見毀子孫貧困不免負薪廉吏安可
爲也則吾於呂公未嘗不慨焉三歎也公卒之
三年其子茂等匍匐詣予以狀請曰先人操履
子必聞之稔矣懼懿嫩之弗章無以慰地下母
乃沒惟先人從子先子游最久敢以狀累于余

乃稍採次所見聞爲狀公名元學字聚之號
澹津其先汴人在宋時有名繼祖者爲崇德尉
阻兵燹不得歸家焉二十餘傳而爲汚陽州別
駕種雲公相相生子三長太僕丞養心公名楨
丈泰興令雅山公名燭季淮府儀賓心源公名
模卽公父也初淮

莊王爲其主選婿得心源公深愛重之旣成
婿主封南城郡主心源公爲儀賓中奉大夫
授館居焉主不宜子心源公歸省時命置

子者於家得里中沈氏沈亦名族後數歲同源公適淮館遂生公公生而卓犖穎異其爲邑諸生時試輒上等尋餼學宮已因貢例入北雍庚子舉順天公旣以制義負名視一第掇之耳七上公車不遇則廢然曰吾自弱齡讀書點脣剗肺三十餘歲矣然攢於禮闈者七而終不得第是命也夫吾且焚君苗筆硯相羊衡泌間足復幡然曰士何必以公卿顯卽令受百里之任撫綏而戢寧之使千百世後猶知有循吏若而

人足矣遂謁選授繁昌邑令未下車心自咨也
將鈞深摘隱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孰與示慈敷
惠務爲寬大也將株繫毛舉淫刑以逞使民惴
惴重足乎孰與清淨寧壹不罰而化也將朋比
豪右誣不辜以求媚乎孰與無縱詭隨寇虐式
遇元元相安也故其政澹漠無爲蒲鞭示罰其
精緯神屬淵若冰鏡目覽訟牘手定爰書耳聽
口辭悉皆贍舉兩造旣具情暖立破若然刀奏
沛然水流無少遁者公不以得情爲喜必諱隸

開諭使爭者意消暮年政成訟庭羅可張也微
直一邑之民樂其寬服其決鄰邑仰之欲質難
成矣有久繫者必曲爲開釋卽在不赦之條亦
憫焉加意曰是三木而熟者饑寒驅之也不則
快意睚眦傾身亡命者也不則少年比匪輕狂
厲禁誤罹於辟者也卽不敢縱有罪以虧

國典覩此纍纍能勿矜乎歲時存恤衣食無乏
我有枲纖亦以御冬視圖園猶樂土也有某者
暴戾恣睢爲仇家所劫擅加訊鞠睥睨長吏公

蒞政陽爲引重已復被劫指無辜二十餘家邑
之稍厚富者相與謀曰斯人而在吾輩卧不安
席矣與其聽於豪也不如逮於法曷及其未發
也先諸傳檄樹幟公聞之亟傳諭曰殺人以媚
人吾不忍爲緩之盜將自至爾輩夙良民奈何
一朝爲亂身伏斧質乎衆志始定未幾真盜果
就禽諸臺聞之歎賞屢膺薦牘卒以故忤貴人
意竟中斷甞例應改調公脫然解組棄榮從好
閉關謝客遂絕意仕進矣在繁五年夙夜匪懈

有畱砧還犢之風繁興崇相距數百里而近一
絲一粒咸給於家親知詣任慮有所請乞輒全
還家傾篋以助至今頌之不衰公天性孝友庶
弟成之出嗣雅山公後悉心經理比長一以世
業授之昔薛包之祈產也臧獲取其駑者田廬
取其蕪陋者器服取其朽敗者許武之待弟也
以其名未顯自取肥田廣宅及二弟成名悉以
田宅歸焉公之克讓不愧二君矣公爲人不激
不隨忠信行誼著於宗黨鄉薦後清介自守不

異寒畯片石支扉揚抗風雅不欲與聞外事然亦非獵虛聲而博名高遇利病關切冤抑莫控者卽曲爲陳說往往陰爲人排難解紛人或不知公正不欲使人知多卽困救乏脫駿贈舟之舉饑于我乎食寒於我乎衣寢於我乎給靡不視若囷廩若哺母若取諸其筐筥諸沒不能具拯歿者棺之不能謀窀穸者葬之鰥不能駕前綏者室之歲饑則傾瓶罍以賑庠有助貧之役則割膏腴以佐邑推賓射輒辭不赴曰將爲古

人乎吾德不逮爲今人乎反不若閉門謝跡深
自韜晦徒磬折以勤酬應而僕僕起居何爲性
頗嗜奕不能飲與人飲輒浩浩歸田以來游息
蔭芳園中座客恒滿高賢逸客之屢戶外相接
也浮白手談卜晝夜無倦色方謂神明不衰期
耄可嗟而天奪之速七十未逮一疾不起人咸
惜之雖然公於家爲孝子爲悌弟於世爲大儒
於國爲良吏于鄉爲高隱爲義俠縉紳欽其
節郡邑高其行宗族崇其德鄉黨服其誼公雖

死不死矣

孫母莫碩人行狀

莫碩人隱士怡竹公女王父以貢尹粵東有聲
母周氏家素封無子生女不勝生男哉氏嫻幼
儀十六贅孫而子之旣克子猶子之子七莫旣
昌矣歛而不餕矣蓋孫翁以醇謹推擇勤事于
公厥貢纏組非其好也里有暴兒嬰之不傷若
天助焉脫簪拮据多氏力云氏饒且窘且復振
且益窘儉于私不儉于公儉于鼠雀之耗我室
者不儉于嬰鳴之和戎子者始翁父懷溪公客

廬州卒間關載馳距氏廟見稱來婦居無何茹
荼十年手紝縫紩姑王氏嘆曰十六也而婦在
饑不矜處尼不困乳姑感泉古義也夫在諸婦
之中雖就飴養者久之故曰心猶面也是以甚
致備焉氏遭逢困尼視諸衿輦永無失墜僅澣
衣紉箴祇承宗事已哉舉丈夫子七以瘠土之
勞警膚口之逸余觀雞鳴解珮弋善如鳬鴈意
固遠矣賢母株 陽之馬馬宜振鬣效鞭箠而
况士乎吳俗俠交不年名交不月口交不日而

孫氏兄弟邇正士卓然義問著於膠庠母智豈
在敬姜下哉夜半調羹佐子於讀蓋日久與賢
人處則無過其天門開矣張婦戒女云無以貧
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姑如母每躋其
言翁曾王父母未土氏襄翁獨營之不累諸伯
叔一雲墓木拱矣卽踐更諸役不以波之也尤
丈夫行哉相翁四十年翁樸誠敦睦名在鄉黨
言孝弟者歸厚焉氏禮空王口不兼味身無重
縷及祖曾待而葬三族待而贍諸子嚴事師友

待而擇暴囂侍而馴上供待而償夫盡心力以
事君舍藥物可也方翁病劇願以身祈翁身翁
其旋而氏德音往矣酬以令子令孫光爾玄藏
是宜狀也已

臺菴湯公誄辭

天啓辛酉八月十二日臺菴湯公卒於家居桓
耳其道韻黃鐘九變莫匪和音俄焉慘忉悲思
綿藐愚與仲君同社手啣狀偕伯兄叩潛確居
以誄言屬古人云對苦寢梓樹寒生聞悲啼巢
禽驚下能無悼乎古今諛墓者大都忠過龍比
廉甚夷齊勇雖韓白文劣遷雄節脆勁松盟冷
白日地下人皇恐不敢受地上人日馳幣擁轂
迓之至誄篤行君子而亦難溢一辭矣內行誠

信不可掩也翁之先族于金陵稱高才於祖殷
殷而上以挾藏文信國書譜佚不傳然譜與信
國爭不朽雖晦實炳殷生悅幼見星呑之相干
南唐卿于宋遂爲汴人繁星麗天寒芒無色則
信國之譜既出十江陰而居者十四世官朝奉
大夫鴻漸暨令子輩僑寓蘇常終長子孫于勾
吳劍履不絕五傳公雨子曰庸曰成成生祥祥
生濱濱嗣子璽讓生父十萬金博學善交時論
重之子帆涇翁諱儕擬解火燼其策數奇名愈

奇子抱一翁諱雲孫品行卓傑燃藜掩閣問游
虛亭亹翁式光昭之其惟我翁翁居五丈夫之
四諱應禎字開甫別號亹菴晚皈佛稱鹿野居
士歿見於夢入觀東岳選署衆神以竝轂嗟乎
信國之牒與日月爭光才子之宗與天壤竝壽
咳唾九天則星在其口琬琰五策則火收其奇
翁起家明神耶抑神明之胄耶三週讓季叔之
乳達巡成人十三秉嚴父之家仁義居積夜半
滅大母之崇正直護呵翁生而明神耶死而毅

鬼鬼耶墮淵而永窟煖闢闢而僕爨消執簡而
黠胥縛內鎮而庶叔寧翁風檣雲陣耶駕雷鞭
霆耶分宅益兄叩祠延母憑几書方神授刀圭
歿而孝也療孝子之生母生而孝也乞孝子之
神方以孝語孝以孝傳孝翁長而在帝左右耶
易簣而追飛太清耶嗟乎俱安名利之塲各得
逍遙之地如翁杼柚玄風三十年不假交游于
外父偕隱鹿門寄聲寥廓誰歟處心定氣在臉
能夷遇猝能暇誰歟坐忘於讓夷膽決於急病

見故人如風雨積他鄉之思誰歟閉門無事
酉壯觀高論不疲三更澹語寧與江山道舊不
隨桃李逐鮮誰歟與李杜齊名者少願僑札交
貺者稀課子不讀非聖之書斥邪欲續絕文之
論董成道種繇兮若孺誰歟風骨晴嶺皆出文
章夜珠自來有許靖廟堂之器有黃憲師長之
姿誰歟質直而不犯恪慎而不懾執誼能因臨
節不奪修身慎行恐辱其先誰歟博而不雜若
開羣玉府珪璧琮璜皆有位置誰歟見一不善

刊山夷谷如避商君之法臨董安于之澗誰歟
若翁者山川騰蔚以作氣星辰磊落以降精蓋
腹滿精神心開明鏡勇埋雲夢之蛇仁愛中牟
之雉豈垂之空文哉愚讀狀而誄之庶北海之
門追題瓦屑南陽之墓重刻碑陰云爾

處士之星接台炳離慶宵在上呼嘯神祇獨脚
日光靜與天咨清論如樂季友斯飢識畧精斷
讓乳吮瘍蛟龍不侵胞嚙自悲衷甲而至呼吸
殲之孝義神來陟降天醫行不徑竇仁及鳥

滿內外揚春日糗醑測量廣淵思古綏太初
朗月叔夜冰肌積高鍾下神守密儀鄉有道德
善無盈虧明非舉燭清不置漸函杖禮樂坐臥
皇羲孔靜幽默衆孤我著枕干見星抱樹辭脂
崇山出雲寸陰日孜式穀孝友宵吟晝咿沉澁
亢虛江山比眉藥物圖書紛縕咸宜高馳不顧
歸鳥致辭精色內白西方之思筌獨宜兮撫彗
砥樽內省端操正直永貽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嗟乎悠悠世法知已宜少不宜多寂寂獨行文章受憎不受愛心平愛矣其惟格人格人亡矣傷如之何斗酒隻雞亦猶行古之道始讀先生之文本朝西京未之有二其識與議猶可及也其光與色不可摹也壬辰諸老翕然趨古先生真古不屑古深念天下之患在虜策虜在強兵策兵在選將日取將傳論次行事落落數十年垂老辟召齋戒而入告竊憶某與先生一往

三湘七澤一住七十二峯相遠也而相遇相見
而相失戊戌之役暗中物色予甚閱三十三
載見先生於庚午之秋如此其難也閱十有一
月遂別先生於辛未之夏如此其易也得失寸
心知死生亦大矣嗟乎先生何能忘壬戌之春
湘潭客過而慰余吾鄉李湘翁每春榜一放既
弗獲予三日不食愚何人者哉而使李先生三
十七日不舉火十何九月先生函幣致書其言
曰僕老矣善事

聖明庚午晤對執其手不意今生復相見辛未
正月忽語曰吾將買舟至金闕携所撰著與生
平較閱諸書與子商定余曰先生大臣也柰何
言去請受稿而卒讀公之海內先生唯唯死生
契潤冥冥之中無忘斯語

祭伍少叅寧芳先生文

嗚呼伍相之死忠烈也噴西陵之洪濤先生之死忠憤也洒廣寧之赤血吳人士聞訃正告富道亟祀于鄉夫鄉賢濫觴一歲之內得袁雲暨翁而此典重光然先生祀于廟可也謚可也興伍相國並祀吳門可也聊見鄉人仰止國人舉直云爾余嘗謂坐程明道春風和氣中不如坐先生勁霜烈日中春風和氣能薰人亦能壞人勁霜烈日惟苦物是以生物嘗與先生終日

言不倦先生亦終日與言不倦歿之夕屬許聞者僅三人仁錫與焉亦鑒其木彊也夫海內讀先生之書惜哉未見其人耳亦惜哉僅畏其書耳竊謂先生持已也嚴而立論也寬寧有放過他人處更無放過自己處雖然議論未有不憇而可行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錄桓文至孟子而稱之曰假使桓文僅可作尊王之事管晏僅可輔桓文之主故孔子大其功小其器終未嘗誅其心使桓文爲莽操孔子必誅之矣少正卯未

成之莽操也煩聖人之刀鋸豈非忠厚之至乎
故孔子錄桓文恕也先生之書片善必錄也孔
子誅少正卯亦恕也先生之書大惡必懲也有怒
直筆而形之彈章者是不如草木能受天地之
殺也有荷先生之獎借挫其末路是可坐春風
和氣不可坐秋霜烈日者也顏子之能爲禹稷
也必易地而後然若先生直須易一雙眼睛而
必定東事造物竟不肯奈之何哉氣作山河未
了事先生終須補之先生生前不受人一物倘

以此言爲然而歛其一杯焉可乎哉

祭金赤城年兄文

嗚呼與兄分手在三月上旬弟方治台鴈裝兄爲言廬山瀑布足探驅龍而挾萬丈之濤於樽俎甚壯暨登鴈山龍湫誌稱廬山無此飛宕歸將倣兄驟聞兄訃在五月上會稽探禹穴時悲嘆愁慘淚落秦望之溪乳泉爲赤而靈輶已發吁嗟乎感星動雷天下志士仁人之痛也雖然兄在今日如急流之砥繫以安危弟敢理私痛而忘國恤乎兄在比部逆折宗黨與太史舌戰

官職方強項執法真能死於其官居家惟有
貧貧于諸生貧于貴公子貧于郎署二千石大
夫之家無擔石儲咄咄奇事抑他人富而敝羸
羸馬兄二千石貧而潔然盛服以屈大夫之忠
憤也必期美其珮蘭也其矢死靡他也區區寒
暑晦明與循資日月蹠得高官兄生前已厭聞
之浮大白揮之矣

恭祭周元公先生文

坐愚自髫知先生之學今謁於祠自太極之至
善也嘉種一粒也無極日日新又日新也百千
萬粒也無極而太極百千萬粒只此一粒也至
穀熟而民人育舉一世穀地不荒穀種不雜舉
一世之人無極而太極也故曰自易其惡自至
其中先生言太極也必言無極言無極必言誠
必言拙言拙必言通著書最少而用意最淵噫
天下大政事人天下大理學人也先生不常司

里南安囚法不當死而抵轉運使乎不嘗徙南昌清獻惑於譖必熟視其所爲乎不嘗提點廣東刑獄熟視徐按瘴癘必親乎其待同寮也不嘗經紀郡守之喪往來不倦乎其待門弟子也不嘗以樂意薰伯淳以師嚴付伊川以三謁不見待安石及官江東與之移時而語令精思自得乎夫清獻不知先生賢于知先生者先生不見安石其造就之意深于在左右者不知而知之乃不辱知不見而見之乃不在見先生門鼎

詩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學者施便二字可以政可以學矣無極而太極也哉誠神幾曰聖人也哉

祭圖山朱師復將軍文

崇禎庚午六月三日趨召渡江遙望圖山師復朱公實專祠世祀焉操文祭之其文曰太史論將歸之間道益聞道而後神靜神靜而後神勇神勇而後神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乎其人乎曰師復先生履險而貞臨敵而懼職思其居不以虜遺君父也職思其外執干戈衛社稷也赴難也惟敵是求赴敵也惟心是求赴心也惟學是求剪大海之鯨壯雄邊之壘如取

如携不震不悚惟茲園山公始發朝比南陽之
墓祭去家無幾憤匈奴之未滅鬼猶殺賊塞塞
苦忠几几密節肇發爾孫捐軀殉友後有人焉
亦必于是予今六月渡江向公問道誓滅此而
朝食虎拜稽首於萬年公尚如火烈烈噴雲霧
於海門圖麟閣於天上毅魂魄兮揚天戈風雨
來兮匣劍鳴我思若祖今其胄見我思若孫余
其祖見我思祖孫今其學見嗚呼先生瘡痍不
可復忍腥羶不可離處象人紙馬不可充軍旅

成憲不可弁髦首功不可誣閭遼山遼水不可
棄擲名山大川之神不可欺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不可慢

聖神文武真堯舜之主不可終負死者如可作
也其師復乎先者之子孫如可作也其完天乎
完天有子忠孝一流直擣黃龍倘有志焉採蘋
藻以酌公擢肝膽以見公率公賢子孫以慰公
而因屬余所取士第二人武林張君觀公如龍

景行仰止焉

祭諸敬陽先生文

嗚呼論人者曰天下有心人能辦天下事及追求心事又曰不唯無他腸是無腸者乃足貴耳痛哉先生殆有仁心而去機心無他腸而完熱腸者也先生與余談仁而眾之以赤故曰血心先生初立朝敢言天下大事常以赤心對君父也在儀部力持清議以赤心對職業也矯矯排流俗而伸郡守石公之是以赤心對賢大夫也教人以學教人以官以赤心對友朋也在

林泉上書執政孳孳

國本以赤心對天地也

昔人謂蘇公救得緩急人自公救不得緩急人
雖然今之能爲樂天者亦罕矣况如先生乎先
生緩急人而人不知有甚于蘇公者夫先生自
苦而未嘗一苦人與先生交必能自苦而陰體
其意然後不負故一日發憤先生在焉一念行
仁先生快焉噫先生往矣一日發憤
而可使先生在在且快焉則風雨晦明間旁睨
見之乎

祭嘉興朱君升孝廉文

吾兄不宜歿者三有不可歿者三求其故不得
者一貴不驕貧不去和以介羣以別守身如執
玉閉戶如處子一不宜歿憂人燠忘已寒割已
甘釋人苦兄之開眉人間善事兄之愁容朋友
多過二不宜歿恨遼陽釁始葺成紀錄以助王
愾兄又欲鳩左國公穀敘一事而殊文者爲一
書以導海內好古之士三不宜歿兄何可歿也
兄之朋友誰告以過望兄眉宇卽渴者醉親兄

氣槩卽凍者緩道有殞泣相告於泉下也凡之
不可歿者三也嗟嗟兄竟不起耶不生好人不
常生好人不成天好人不行好事不常行好事
不成好人今天生吾兄吾兄方行好事而又奪
其年是奪好人之年也是奪好人欲常行好事
之年也是奪兄之一年奪天之百千萬年也天
自奪其百千萬年而愚欲與兄爭百年之年則
無聊之極思也吾兄吾兄其亟化爲文星以警
探觸之剽竊乎其亟化爲將星以振武夫之恒

性乎其錫慈航以救溺乎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唯兄可當此語我思古人交地上之人而意有
所不愜則邀地下之人吾兄其終無棄弟而詔
告之於夢寐也

祭張理菴先生文

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先生之謂乎先君子與先生讀書石湖鹿門翁一見異之曰此石渠同異之選也然先生人師非經師夫教人忠教人孝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師道不嚴實友道薄耳未能爲弟子而能爲人師者無有未能友而能師者亦無有予中瑞焰先生杖杖屢顧之出珠玉慰之飲之食之見柴門深扃惆悵意中人欲言不言擲以詩句旨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其

待故友之子如此爲人友何如哉爲人師又何
能哉經明行修經不明冥行耳先生精於論辨
使聞者躍然心開而約之以實踐蓋學有根本
教人有步驟有約法游其門者當自得之矣同
空曠不云乎憶昔秋風起君曾歎逐臣何言芳
草日自作九泉人方干不云乎入室幾人成弟
子爲儒是處哭先生

祭吳爾繩文

翁之生也風骨巉巉如太華立雲端珠玉夢亹
如明月在溪水解環珮而來之頗然野鶴手執
短塵則晉代衣冠也君嗜梅几席梅也盆盎梅
也齊中之句笛中之聲緘札之遙傳梅也翁善
病攜手虎丘瘦影相對病耶瘦耶梅花深處耶
今年春有台鴈行在會稽亦倦遊矣見其雲流
波上竹就人家語人曰台雁山水之精嚴者也
會稽山水之惰懶者也禹廟梅梁畫龍點睛影

落鏡湖吾以台雁自私以會稽持贈爾繩可乎
今迺以鏡湖之梅影佐靈几之蘋藻而髡鬚音
容如金書玉簡之埋奇于宛委也婚嫁就比鄰
歟生長相見此世情語翁秋水爲神何地無水
而比鄰乃見之乎哀哉

祭蔣姑夫台宇文

惟翁翹然感慨種松歲年風雲未感意氣怡然
北山有梓南山有橋邪袞必黜俯仰無騎一生
一死看劍光懸人非別後心許生前返駕南山
長雲千里白眼當世得正斃矣猶有不忘四郊
多壘毅魂魄兮有腸如矢心與世遠事與人同
高列劖薦所志飛鴻鍊骨養氣雨潤雷喧廣交
不雜敢勇少言置之巖石邈然無侶擢之巖廊
九宵鶴舉薄言固始不變人文躬先孝弟從者

如雲操不激切素風愈鮮翔格雅馴止齊不愆
退藏於密置器斯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臨去
骨立長夏歲寒雅琴雖古獨有鳴弦旣彈知已
復響後賢其人往矣其節可誅擬人必倫河汾

可擬

祭賀日獻尊人文

嗚呼先生息機於深觀妙於止古之至人也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以世情喻之登先生之堂欲納先生之履而無從也不幾太絕人乎然以易理窺之不惟不出戶庭也抑亦不見其庭之人焉若隨之出門交則許其有功不許其无咎又曰山門交有功无失也蓋傷失足之易也門第高可畏先生閉影息形澹然若喪戶外之履自遠室中之琴無絃

悲夫營壘之爲見見其人又見其庭之人爲崇
也不獲身何有哉易重應與而艮敵之亦惟曰
艮其身止諸躬而已先生非真有自得與人無
涉者能不見一人乎能終日終身不見一人乎
先生爲源泉而哲胤秀于巖萬壑之流先生各
藏手也哲胤春生手也各殫其能而後出入造
化之事盡斯爲有子也已

祭魯柱石文

嗚呼先生信義廉正剛直勁毅人也信以刻僞
義以破靡廉以激濁正以矯偏剛以勦務直以
砥躬勁以鍊性毅以恒德生於先生之前而知
其人者惟蘇文忠乎人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
豈可預憂其折雖然未有剛而折者易之大過
剛過乎中乃起枯隆棟竟屬二四之剛而初上
不與焉否則奕奕顯廟棟折榱崩非先生揭日
月行之能宣重光乎雖然此一班耳先生起家

雲騎佐觀察幕下正色不阿贍智固已遠矣憂國之誠義形於色當世特未盡其用桓桓赳赳豈憂缺折哉劉元成之學自不妄語始及其卒也盛雷轟於寢室先生師事王少翁少翁亟稱之非獨過人之節也抑以過人之學也惟學力不可掩先生之靈爽卽几楹而是矣先生之精誠卽子姓而是矣先生之雍穆卽喪次誠信同儕執事固有不恪而是矣先生潔清之靈先生忠義之氣可以飛霜吐虹豈惟人不能折之天

亦竟不能折之也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吾未見蟬蟠爲大年而松柏爲殤子噫輯吳志者列於賢士君子無媿焉